

後漢及俗演義

第十册

陸伯言定計焚連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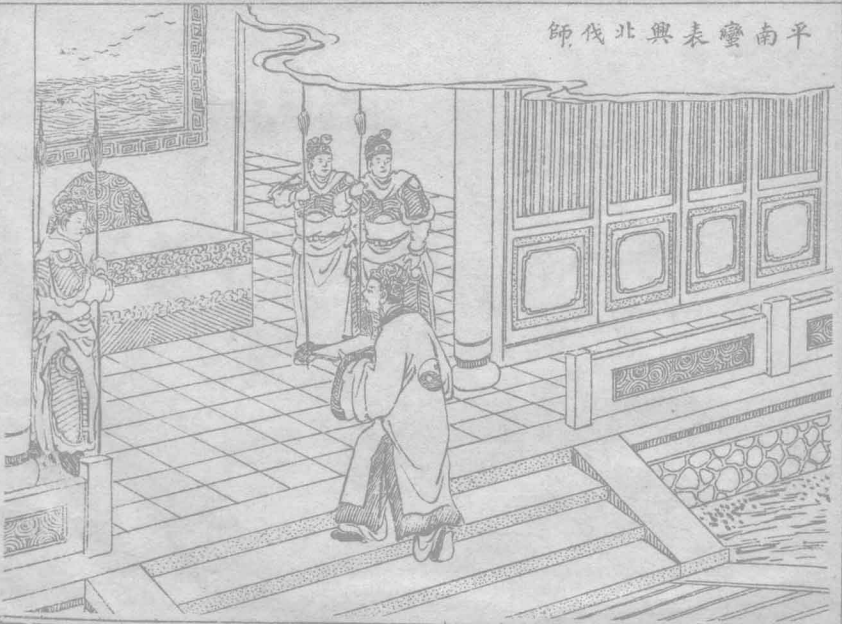
劉先主臨危傳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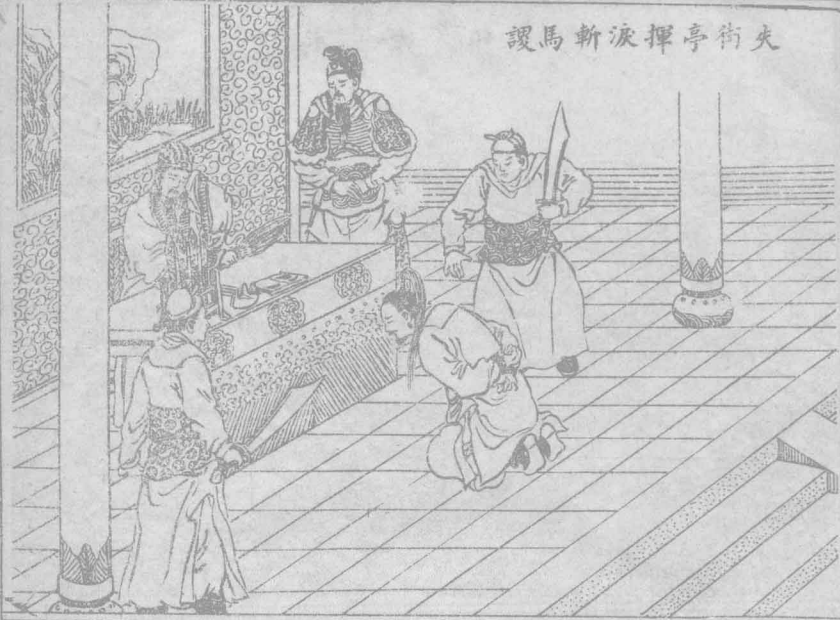
尊西蜀難倒東吳使



平南蠻表興北伐師



夫街亭揮淚斬馬謖



返漢中授計戮王雙



魏
將軍
南漢

命 斃 印 張 進 門 木



天 歸 諸 葛 原 五



王 均 昌 子 言 平 亂



公 孫 淵 戰 敗 擒 受



承道司馬東權



徵印將軍赤族



命 斃 伐 非 姜 維 猛



敵 破 興 東 丁 老



司馬師擅權廢立



母邱儉策失致亡



誅伏琳孫貫惡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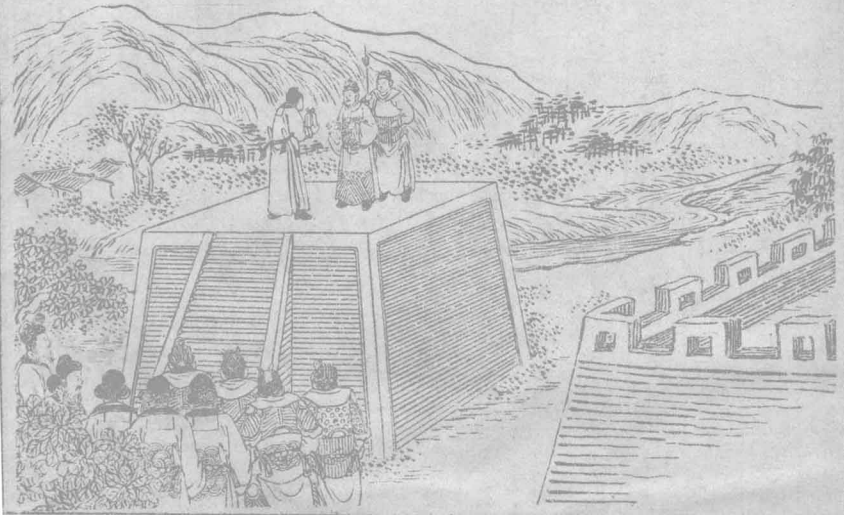
忠貞王經死節



蜀漢土宗絕祀



魏晉空冢開墓



後漢通俗演義卷十

第九十一回 陸伯言定計燬連營

劉先主臨危傳顧命



却說劉先主籌備軍馬意欲伐吳有一將軍伏闕諫阻謂當先行伐魏看官這是何人

原來是詡軍將軍趙雲雲先言魏為國賊比吳為重未見先主聽從乃復申諫道曹操

雖死子丕篡位陛下宜出圖關中扼住河渭上流聲討逆賊臣料關東義士必將裹糧

策馬歡迎王師待魏既討滅吳亦可不勞而服了至理名言先主終不肯從再經諸葛亮聯

名奏阻稍有回意忽有一大將踉蹌趨入拜伏先主座前抱足大哭先主瞧着乃是車

騎將軍張飛飛已由右將軍升任車騎將軍不由的潸然淚下飛且哭且語道桃園盟誓陛下奈何遽

忘不為二兄報讎先主答道朕早欲討吳百官謂先宜討魏是以稽遲飛急說道陛下

不去臣願自往確是急性子先王道朕怎忍令卿獨去卿可速回閬州起兵來會惟有一語相

識幸勿嗜酒遷怒部下既加鞭撻不得再令在左右至要至囑願卿勿忘飛奉命即去

先主乃決計興師無論何人進諫統皆拒絕留丞相諸葛亮輔太子禪居守成都先主

為魚水不並自率諸軍東下是時黃忠已歿羅氏演義謂忠曾隨軍東出中箭陣亡按諸

行魚安得活之馬超出鎮涼州只有趙雲是老成宿將先主因他諫阻東征不使前驅但令他督運

軍糧作為後應此外所率將士多係新進毅然出都益州從事秦宓叩馬力諫面陳天

時不利。違天行師。恐防有失。說得先主怒從心起。竟將宓下獄羈囚。俟回師時再行定罪。遂麾兵東下。直指秭歸。途次接得閬州來表。總道是張飛遣至。及取閱表文。乃是飛營內都督署名。不禁驚詫道。難道飛已死了麼。忙展開一閱。果係飛怒撻左右。為帳下將張達范疆所害。擣首投吳。頓時放聲大哭。更觸起關公遺痛。號慟不休。將佐等從旁力勸。方纔收淚。追諡飛為桓侯。查得飛長子苞。已經早亡。乃令次子紹襲爵。史傳載苞早夭羅氏正在下詔撫恤。忽由東吳來了使人。呈上一牋。係由南郡太守諸葛瑾差來。先

主已有愠色。撕開函封。但見牋中有數語云。
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讎嫉。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

先主閱到此處。即擲牋委地。喝將來使斬訖。還是將佐援引古義。奏言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且諸葛瑾為丞相兄。更宜曲為顧全。從寬貸宥。先主纔命赦死。喝將來使逐回。原來吳王孫權。聞劉先主督師東來。兵勢甚盛。料他志切報復。不能輕敵。因命諸葛瑾作書求和。或謂瑾不可恃。恐將借此降蜀。權搖首道。孤與子瑜。為生死交。從前孔明來吳。孤使子瑜留住孔明。子瑜謂弟不留吳。猶瑾不往劉。此言可貫神明。今難道反有貳心麼。嗣得瑾遣人報命。果言蜀無和意。已而張彊范達復獻到張飛首級。權只好收納。但自

思越并起壞萬難言和乃亟遣部將李異劉阿等率兵四萬往禦柝歸一面向魏上表稱臣納貢并送魏將于禁等還魏為乞援計魏王曹丕嘗即受降羣臣皆賀獨侍中劉曄進諫道孫權無故求降必因蜀兵大舉自恐難敵又慮我乘隙進攻國將不保所以委地稱藩今不若出師渡江進襲江東蜀攻外我攻內吳必不支吳亡蜀孤怎能久持這便是一舉兩得的至計丕答說道彼既來降我反加討是適令天下疑沮如何能懷柔遠人遂不聽曄言遣歸吳使并使太常邢貞費卅至吳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禮貞到了江東孫權親率百官出城迎接甘心事魏便是逆黨貞昂然前來見了孫權並不下車惱了吳長史張昭厲聲叱責道禮無不敬法無不肅君乃敢自尊大藐我江南莫非我江南果無寸及麼爭此小節抑何太晚貞乃下車相見偕權入城宣讀魏詔取交封印由權北面拜受中郎將徐盛在側且憤且泣道盛不能奮身致命為國家取魏吞蜀反令吾王屈身受封豈不可恥麼貞聽得盛言不禁歎語道江東將相如此當不至久居人下呢權盛筵待貞留居三日貞乃辭歸權復遣中大夫趙咨報謝咨入謁曹丕丕即向問道吳王為何等主咨便答道聰明仁智雄畧兼優丕微笑道這也太覺過夸了咨又答道並非由臣過夸能用魯肅不失為聰能拔呂蒙不失為明既獲于禁終未加害不失為仁安取荊州兵不血刃不失為智據有三州虎視四方乃竟能屈身陛下豈非雄畧兼優麼丕

復問道。吳王亦曾學問否。咨更答道。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有暇即熟覽經史。但不似書生尋章摘句。徒事咿唔。丕又問。吳可征否。咨正色道。大國有征伐雄師。小國亦有備禦良策。不謂吳不畏魏虜。咨答言。吳國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必畏人。丕改容道。吳如大夫才辨。能有幾人。咨應聲道。聰明特達。約有八九十人。若以臣為例。却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乃說道。如卿可謂不辱使命了。當下待遇如禮。越日遣歸。惟丕仍不欲助吳。坐觀成敗。只是按兵不動。那吳將李異。劉何等。軍行至秭歸。與蜀將吳班。馮習等相遇。一場交戰。吳軍敗退。孫權聞報。不免徬徨。默思盈廷將佐。只有陸遜才畧過人。乃特授遜為大都督。面授節鉞。使督同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宋謙。鮮于丹。孫桓諸將。領兵五萬。出拒蜀兵。遜以年輕望淺。為辭。權令他便宜從事。先斬後奏。於是遜受命啟行。孫桓為權族子。父名河。出繼姑母俞氏。嗣仍復姓為孫。年方二十有五。得拜安東中郎將。狀貌魁梧。饒有勇略。權嘗稱為宗族顏淵。至是隨遜西行。願充前鋒。遜慨然允諾。桓即帶領偏師。馳至彝陵。適來了蜀將吳班。便與交鋒。當先突陣。班見桓氣勢凶猛。引軍便退。誘桓至彝道間。驟鳴鼓角。號召伏兵。但見蜀兵四起。彌山盈谷。向桓殺來。桓雖然驍勇。究竟寡不敵眾。被蜀軍困在垓心。桓率部下竭力衝圍。竟由桓殺得性起。擲去長槊。拔出短刀。冒險衝突。可巧吳將朱然。引兵來援。纔得殺透重圍。奔回彝陵。吳班引軍再

進。把城圍住。桓使朱然向遜求救。遜獨不肯發兵。諸將俱上帳前請道。孫安東係是公族。今為敵所困。奈何不救。遜徐答道。彝陵城高糧足。孫安東又得士心。定能堅守。不致疏虞。待我出軍破備。安東自然解圍了。諸將復道。都督欲與備文鋒。請即傳令。未將等便當前往。遜微笑道。且慢。諸將道。既不救彝陵。復不擊劉備。難道待蜀兵自弊麼。遜變色道。我自計破蜀。諸君但當各守營壘。阻敵前進。毋得違我號令。諸將乃退。韓當徐盛等。統是宿將。心已輕遜。又見他逗留不進。越覺憤悶。俱相率私歎道。用此書生為都督。江東休了。反跌下文且說劉先主已到秭歸。連接捷報。當然欣慰。嗣聞吳用陸遜督軍。統兵五萬。在猇亭東南屯營。料知必有劇戰。因令各軍嚴行加防。准備廝殺。待了旬餘。不見動靜。乃擬親出攻遜。治中從事黃權進諫道。吳人耐戰。我軍又沿流直下。易進難退。況吳魏近時通和。陸遜多智。未始非待魏進兵。為夾攻計。臣願效力前驅。抵當吳寇。陛下宜為後鎮。靜守要隘。方無他虞。先主不從。但命權為征北將軍。督守江北。防禦魏人。自率諸將東進。直抵猇亭。吳將聞先主親至。各向陸遜前請戰。遜與諸道。整備軍軍東下。銳氣方盛。不宜急攻。待他日久敝生。一舉且可破滅了。諸將不信。還欲爭辨。遜拔劍置案道。備為天下梟雄。曹操尚且生畏。今與我交兵。正是勁敵。諸君並受國恩。當思計出萬全。若翦此虜。僕雖書生。受命主上。正惟僕能忍辱負重。故托付全權。軍法如山。不

應輕犯。如有妄言生事。立當斬首。說至此。面色如鐵。非常森嚴。諸將不敢再言。悻悻退出。好多日不聞戰令。那蜀軍却偏地紮營。自巫峽延至梳亭。約有數十萬屯。前部督叫作張南。大督就是馮習。且由劉先主調回吳班。引兵數千。就吳營面前立寨。吳將忍耐不住。又復請戰。陸遜只是不允。韓當徐盛等齊聲道。如若不勝。願按軍法。遜引諸將出營。遙望多時。揚鞭西指道。前面山谷中。隱籠殺氣。必有伏兵。彼欲誘我入伏。可以掩擊。我豈肯墮他詭計。故不允諸君出戰。諸將聽了。尚暗暗冷笑不得已。隨遜回營。過了三日。班竟退兵。山谷間果有蜀兵擁着主子。徐徐回去。吳將方知遜先見。惟相持數月。未見遜出一謀。總不免笑他庸懦。遜却上表添權。指口破蜀。諸將聞悉。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互有疑言。蹉跎蹉跎。遜與蜀軍相拒。差不多過了半年。好堅時閱盛暑。紅日炎炎。蜀軍大營移至樹林間。屯駐。藉便納涼。遜也未嘗發兵截擊。到了翌晨。忽召入諸將道。今日方可破蜀了。願大家努力。諸將道。破蜀當在初時。今令蜀兵深入五六百里。連營相望。又持久至七八月。彼已固守要隘。怎能破得。遜笑說道。備轉戰一生。更事甚多。今率銳東來。初至時必思慮周詳。未易與敵。及屯留多日。未得逞志。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欲破此虜。正在此時。遂命鮮于丹引兵往攻。韓當徐盛為後應。陸續前去。不到半日。三將敗回。入帳稟報道。蜀兵勢大難與爭鋒。未將等攻他一營。各營齊至。首

尾相應因此致敗。遜答道：我已有破蜀計策。今夕定可成功。諸君可早食晚餐，入帳授計。未幾，日已西昃，將士等飽食一餐，入聽號令。遜方說出火攻二字，分撥諸將，各執火具，往燒蜀營。劉先主在營夜坐，正與將佐等談論軍機，從事程畿道：近日軍營上面，有黃氣罩住，長十餘里，廣數十丈，恐與全軍有碍，不可不防。先主道：吳軍屢戰屢敗，怕他甚麼。

勝必敗

畿答說道：陸遜多謀，恐有狡計。先主道：朕使侍中馬良、安撫五谿蠻夷，昨得

奏報，謂已一體響應。俟他畢集，與陸遜大戰一場，看他如何敵我。

營上黃氣與安撫結蠻俱借口叙過正

談論間，忽由軍吏入報道：吳兵來攻，各屯火起。先主忙說道：快快傳語馮習、張南等將，

小心迎敵。軍吏方出，又有一人趨入道：馮張二營已被吳兵燬破了。先主大驚，忙披甲

上馬，出營瞭望，四面八方火光燎繞，連樹木俱被延燒，漸漸的侵及御營，并且喊聲四

震，不知有多少吳兵前來劫營。驀見將軍傅彤踉蹌前來，報稱馮習、張南并皆陣亡。吳

兵很是利害，請速回鑿。先主即使傅彤斷後，自率親軍西走。一面令從事程畿往諭水

師，上岸援應。程畿自去，傅彤隨駕徐行，到了馬鞍山。吳軍四面環集，進退無路，不得已

上山駐紮，令傅彤據住山口，堵禦吳兵。遙見火勢燎原，熊熊不絕，好容易俟至天明，望

得長江一帶，屍骸重疊，隨流而下。先主且憤且慚道：我乃為陸遜、豎子所折辱，豈非天

數。不能盡言未已，又有軍弁趨至道：吳軍放火燒山，傅將軍危急萬分，請御駕速行裁

奪先主乃決意再走。領兵殺下。衝突了好幾次。仍然不能出圍。未幾又是傍晚。吳兵各去晚餐。稍稍寬緩。傅彤拚命殺出山口。讓過先主。請他前行。自率殘兵截住吳軍。吳軍競來環擊。彤與他力戰多時。看看手下垂盡。還是挺鎗死鬪。吳兵叫他投降。彤呵聲道。吳狗。大漢將軍。豈肯降汝。說着。復格死吳兵數人。身受重創。力竭捐軀。死且不朽先主倉皇西奔。後面吳兵窮追。又復大至。乃令將士脫甲塞路。縱火焚甲。斷住追兵。吳兵撥去殘甲。仍然追赶。蜀兵沿路潰散。祇剩得騎士百餘。尚隨先主。先主長歎道。我命休了。道言甫畢。前面有蜀兵趨至。為首大將。乃是翊軍將軍趙雲。先主方轉憂為喜。忙令他截住吳兵。自引百餘騎入白帝城。雲本在江州督糧。因見東南火光冲天。不知前軍勝敗。因領兵前來。虧得有此一舉。方得殺退敵兵。保回主駕。此外蜀中將士多半傷亡。從事程畿奉命往招水軍。水軍已被吳兵掩擊。逃得精光。畿乘得孤舫。溯江徐退。從吏催畿道。追兵將至。何不速駛。畿慨然道。君辱臣死。我豈可畏死偷生。既而吳兵果到。圍住畿船。畿拔劍自刎。是與傅將軍並光蜀史尚有蠻王沙摩阿。挈眾從蜀。亦至戰死。餘如蜀將杜路。劉寧等。窮蹙投吳。鎮北將軍黃權。被吳兵截斷。却引兵投魏去了。魏主曹丕聞蜀兵連營七百里。知蜀必敗。羣臣問為何因。丕與語道。劉備不曉兵機。豈有連營七百里。尚可拒敵。兵法有言。包原險阻而成軍。必為敵擒。江東提書將至了。過了七日。吳果呈入提書。丕

却令吳送子入質。吳置諸不答。丕即命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三路兵約有數萬。同時攻吳。

前可攻而不攻至此乃欲攻吳丕亦徒知料人不能察已

吳兵既得勝蜀。欲進攻白帝城。

陸遜獨下令班師。適值彝陵圍解。孫桓來見陸遜。遜慰勞一番。桓語遜道。前因公連日

不救。未免滋疑。今始知公調度有方。終得破蜀。但何故不乘勝進攻呢。遜答語道。曹丕

外托助我。內實謀我。我若窮兵入蜀。必為所算。乃收軍東歸。將返荊州。果聞魏兵三路

進攻。當即飛報孫權。遣將防堵。權已聞知消息。使將軍呂範等率水師拒曹休。諸葛瑾

拒曹真。朱桓拒曹仁。決意與魏絕好。改元黃武。臨江把守。曹丕聞吳抗命。也自許昌督

師南下。接應三路兵馬。劉曄復諫阻道。吳方破蜀。上下齊心。况復襟江帶湖。到處可守。

不如緩攻為是。丕不肯從。竟引軍至宛城。忽接得探馬來報。曹休出兵洞口。頗得勝仗。

嗣由吳軍援應。休被殺敗。只好退回。丕方纔驚訝。旋又有人報稱曹仁敗還。部將常雕

陣亡。王雙被擒。丕更覺心驚。只有曹真一路圍攻江陵。尚無音響。丕方遣夏侯尚督領

水軍往助曹真。江陵守兵適患疫病。吳將諸葛瑾等不能却敵。險些兒支持不住。可巧

陸遜遣到朱然。帶着舟師萬人。與夏侯尚鏖鬪一場。尚兵敗潰。曹真孤軍失勢。不得不

報告曹丕。丕乃懊悵道。悔不用劉曄言。多事勞師。說着。即遣使召還曹真。及曹休曹仁

兩軍。並還洛陽。吳主孫權尚恐蜀人報怨。未敢追擊魏兵。且將王雙送還。曹丕樂得示

惠虛言慰諭。自回奇昌去了。且說劉先主奔回白帝城。還想收合餘燼。再行討吳。可奈七萬餘人。死亡大半。潰卒雖然漸集。不過一二萬名。還是焦頭爛額。疲敝不堪。一時如何成軍。惹得先主又悔又恨。又恨又悲。嗣由東吳傳來耗問。乃是孫夫人得知兵敗。謾傳先主被害。竟瀕江遙祭。投江殉節。說本泉姬傳先主本因他無故歸吳。置諸度外。不料他

有這般貞烈。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遂致懨懨成病。起居不適。趙雲等請回成都。又不見許。且因白帝城為魚復縣治所。就改縣名為永安。館舍為永安宮。會由吳使至白帝城。報稱孫夫人喪信。并請罷兵息爭。無非因與魏絕交故有是使先主含糊答應。也遣大中大夫宗璋

赴吳報命。惟心中總不能無嫌。終日裏鬱鬱寡歡。忘餐廢寢。看官試想。劉先主年逾六十。怎能禁得起這般神傷。遷延半年。終致不起。遂召丞相諸葛亮。及尚書令李嚴等。到永安宮。聽受遺命。章武三年二月。亮等到了永安。尚有先主庶子魯王劉禪。梁王劉理。一同隨至。俱到先主榻前問安。先主見了諸葛亮。歎歎與語道。朕不能用丞相言。悔已無及了。亮勸慰道。陛下須善自珍攝。幸勿再憶故事。先王道。命數已終。看來是無可挽回。惟與丞相契合有年。深蒙輔導。乃智短命窮。將成長別。奈何奈何。說至此。淚流滿面。亮亦不禁涕下。但見先主精神未散。不致遽危。故尚忍淚勸解。率眾暫退。祇留二王侍側。嗣是逐日入省。就是留居成都的官僚。亦陸續到來請安。成都令馬謖。係侍中馬良

弟良有兄弟五人。並有材名。良字季常。諡字幼常。餘亦以常字為號。惟良眉中有白毛。里諺謂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奉命撫慰五谿。及猗亭敗後。歸路遽斷。竟至遇害。諸葛亮嘗器重馬。諡特薦為成都令。至是請安已畢。退出行宮。越宿由亮入視。先王顧語道。馬諡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宜留意。亮應命而退。到了孟夏。先王病已垂危。乃召諸葛丞相等。托孤寄命。正是

覆轍自知由智短

托孤尚幸得人賢

欲知劉先主顧命如何。且至下回詳敘。

曹操之敗於赤壁。一驕字致之。劉先主之敗於猗亭。亦未始非誤於一驕耳。夫獻帝之為魏所篡。與關公之為吳所害。皆先主之大讎也。然權其輕重。則讎魏為先。而讎吳為後。趙雲之諫。最明大義。就使志欲報吳。但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孤注一擲。連營七百里。曠日持久。卒敗於陸遜之手。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且無猗亭之敗。先主或尚得永年。亦未可知。或謂諸葛公坐守成都。既不能出救關公。又不能出救先主。陳壽謂其將畧非所長。並非刻論。是說也。余亦疑之。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難倒東吳使

平南蠻表興北伐師

却說劉先主病到彌留。宣揚未命。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並侍榻前。先王顧亮道。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成大事。嗣子可輔。勞君匡輔。若不可輔。君可自取。

亦如嗣子禪不才

亮慌忙拜倒道。臣敢不竭股肱。效忠貞。誓死毋貳。勉報聖恩。先主乃命李嚴

代作遺詔。留屬嗣君。且喚永理二兄弟至前。叫他父事丞相。不得有違。又與調軍將軍趙雲。叮嚀數語。無非是托他輔國。說至此。長嘆一聲。瞑目竟逝。享壽六十三歲。諸葛亮主持喪事。棺殮如儀。使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自率百官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年方十七。在都留守。不違奔喪。但出都門。守候梓宮。及靈輦已到。迎入正殿。舉哀行禮。禮畢。展讀遺詔。詔云。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朕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汝兄弟為念。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乃可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兄弟當父事丞相。更求聞達。無替朕命。

太子禪拜受遺詔。亮即請禪嗣位。改元建興。是為後主。宗諡先主為昭烈皇帝。奉葬惠陵。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頒詔大赦。益州從事秦宓已得釋獄。由亮選為益州別駕。宓少有才名。也是法正一流人物。亮因法正早歿。嘗嘆為孝直若在。必不令王上東征。就使東行。也不致一敗若此。故秦宓因諫得罪。亮甚為嘆惜。至赦免後。隨即錄用。後主封亮為武鄉侯。開府治事。嗣復使領益州牧。政無鉅細。皆歸裁決。後主惟拱手受成。亮約

官職。修法制。信賞必罰。風化肅然。忽聞益州者帥雍闓。戕殺益州太守。叛蜀附吳。亮因新遭大喪。未便動兵。且意在和吳伐魏。故決計緩征。廣漢太守鄧芝。方入為尚書。窺知亮意。請向東吳修好。亮欣然道。我早有此意。一時苦乏使才。今始幸得人了。芝問為誰。亮答言。莫如使君。芝亦不辭。奉命即行。吳王孫權。正再遷鄂縣。改名鄂為武昌。作為吳都。

百忙中補敘此文

聞蜀中遣使到來。心下孤疑。不肯即見。芝待了兩日。作書致權道。臣今到

此。非但為蜀。并且為吳。若大王不願見臣。臣就去了。權得閱此書。即召芝入見。芝行禮畢。便開口問權道。大王今日欲與魏和呢。抑與蜀和呢。權答道。孤非不欲和蜀。但恐蜀主幼國小。不足敵魏。所以懷疑。芝應聲道。大王為命世英雄。諸葛亮亦一時俊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若互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峙立。今大王甘心事魏。魏必徵大王入朝。索王子入侍。一不從命。便當奉辭伐叛。蜀亦順流進取。臣恐大王兩面受敵。江東地不能復有了。請大王熟思。權沈吟良久。道。君言亦是。孤當與蜀連和。煩君先歸通報。孤當遣使訂盟便了。芝乃辭歸。倏忽間已過一年。吳乃遣中郎將張溫報聘。溫至成都。後主當即接見。并由諸葛丞相等。優禮相待。與申盟好。溫談笑自若。頗有做客。過了兩日。便辭行東還。丞相亮帶領百官。親與餞行。獨秦宓不至。亮屢使人敦促。好多時。未見到來。溫疑問道。尚待何人。亮答言。益州學士秦宓。既而宓至。溫即笑問道。君為

益州學。究竟所學如何。宓正色道。蜀中三尺童子。尚皆就學。何況我輩。溫接問道。君既宿學。必知天文。天可有頭否。問得無謂宓隨口答一有字。溫問在何方。宓答言在西方。詩云。

乃眷西顧。可知西方有頭。溫問天有耳否。宓又答道。天處高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

聞於天。若天無耳。如何得聞。溫問天有足否。宓復引詩言。天步艱難。一語證明有足。溫又

問天有姓否。宓答言姓劉。溫問宓如何知曉。宓稱天子姓劉。可以推知。隨口道來。溫都成妙諦。

復說道。日生於東。宓不待說畢。就接口道。日雖東升。至西必沒。說得溫瞠目結舌。不敢

再言。宓却把天道盈虛。轉詰張溫。溫無詞可答。急得汗流浹背。滿面生慙。還是諸葛亮

替他排解。方勉強飲了數杯。逡巡告別。亮復令鄧芝偕行。既至武昌。請溫先報孫權。然

後進見。權與語道。兩國通好。若得同心滅魏。天下太平。從此可二主分治。豈非快事。芝

直答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得滅魏。尚未識天命所歸。但使君各茂德。臣各盡忠。那

時勢均力敵。或當再起戰爭。必待統一以後。方得太平致治哩。權大笑道。君何誠款。乃

爾。因厚禮送歸。嗣是吳蜀又往來如初了。總結一筆惟魏主曹丕聞得吳蜀聯盟。自知不妙。

便召羣臣商議。即欲起兵伐吳。侍中辛毗進諫道。天下新定。土廣民稀。驟欲勞師。未必

果利。為今日計。不若養民屯田。待十年後。足食足兵。方可吞吳併蜀。混一天下。十年為期。並非

迂言。不雄心勃勃。十箇月且不肯待。怎肯待至十年以後。當下叱退辛毗。進司馬懿為尚

書僕射留鎮許昌

此為司馬氏墓魏之兆

看官聽說不多親弟。又有長子。為何不囑子弟監國。却

叫司馬懿留守。說來又有特因。不得就此補叙。丕弟彰植。同為卞太后所生。因丕素性

猜忌。為魏王時。就將二弟遣往就國。見前卷十九回丕妻甄氏。容既絕世。髮尤美觀。嘗將萬縷

青絲。挽就雲鬟。號靈蛇髻。光澤可鑑。他本為袁熙婦。當再嫁曹丕時。植也為艷羨。只因

丕捷足先得。無奈讓兄。惟心中未免失望。頗有怨言。丕益加妒恨。植既出封臨淄。監國

灌均。陰承丕意。勅植使酒恃慢。遂由丕徵植入朝。意欲加誅。還虧卞太后從中保護。纔

得不死。但尚限令七步成詩。即以兄弟為題。不准直說。植隨口答詠道。煮豆燃豆其。豆

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聽了此詩。心稍知感。恨終未除。特貶植為安鄉

侯。會因丕多內寵。除獻帝二女外。見前卷尚有郭李陰三貴人。最寵愛的乃是郭氏。郭氏

為安平人。郭永女。少即秀慧。永號為女王。長成後。艷名愈噪。為丕所聞。遂納為姬妾。格

外愛憐。郭氏不特善媚。并且善謀。丕得立為太子。也是受教聞中。所以寵郭尤甚。至丕

既篡漢。進郭氏為貴嬪。本想立他為后。只因甄氏尚存。一時未便發表。郭氏却謀奪后

位。多方讒間。丕竟為所迷。將甄氏留置鄴中。且說他心懷怨望。平白地將他賜死。何若早死

鄴中為袁熙殉節郭氏無出。獨甄氏有一子名叡。為丕所愛。丕立郭氏為后。就將叡交與郭氏。

令他撫養。叡生性聰穎。明知母死由后。但不得不勉承后顏。謹問起居。到了十五歲時。

隨丕出獵。見有大小二鹿。由丕一箭射去。大鹿即斃。丕令獻射小鹿。獻悽然道。陛下已射死鹿母。怎忍再殺鹿子。丕不禁心動。將弓擲下。罷獵回宮。未幾即封叡為平原王。但終不使為太子。就是彰植二弟。雖照何增封。彰為任城王。植為鄆城王。畢竟不見親信。所以丕親出伐吳。獨使司馬懿居守許昌。這也是天心播弄。特令他親疎倒置呢。丕復特置龍舟。親自乘坐。督率大小戰船數千艘。由蔡穎二水入淮。越過壽春。直至廣陵。吳將徐盛奉命防禦。故意把戰艦匿入港中。至曹丕舟達江北。遠遠眺望。并不見一船。未免詫異。一時不敢輕進。就在江北停泊一宵。翌日起視。忽見江南一帶。連城繚亘。城樓上插滿旗械。徧列士卒。丕不覺大驚。且望且嘆道。魏雖有武騎千羣。至此都成無用。江南人物如此。未可進圖呢。語尚未畢。鳧有颶風刮起。白浪滔天。龍舟在水中狂蕩。險些免不能支持。丕急改乘小舟。倉皇北返。各戰艦亦沒命逃歸。一場興作。空去空來。風師原巧弄曹丕。惟江南一帶。城樓究從何來。原來是吳將徐盛。乘着夜色迷濛的時候。放舟出港。排列江濱。舟中預備假城疑樓。沿江張設。士卒統是蘆葦縛成。外罩軍衣。惟旗械是真。可巧秋江盛漲。岸濶霧濃。魏自曹丕以下。都不能仔細端詳。遂至嚇退。吳得不勞一卒。安堵依然。蜀相諸葛亮聞知吳魏相攻。料他無暇侵蜀。乃籌足軍餉。定議南征。適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接連上書。報稱雍閬勢盛。屢次入寇。更有蒯荊太守朱褒。

與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雍閬隨處騷擾亮因調齊兵馬辭別後主督兵南下成都令馬謖已由亮署為參軍送亮出都亮與語道與君共謀數年今可更惠良規免得誤事謖答說道南中蠻人自恃險遠不服王化就使興師入境所向皆捷竊恐今日得破明日復叛若必殺盡遺種永除後患亦非仁人所忍為且須連年積月或可奏功謖聞用兵伐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丞相此次南征最好使他心服方可一勞永逸呢却是高見亮笑答道君言甚是我亦有此意呢謖送行至數十里外亮始遣還成都自率大軍徑進蠻人素無紀律怎能敵得過王師再加諸葛亮用兵有方事事佔人先着因此所向無阻勢如破竹當下自越雋進兵斬雍閬誅高定傳檄諸郡勒撫兼施門下督馬忠隸籍牂牁自請効力亮便撥兵與忠叫他前往纔閱半月即得忠提書謂朱褒已經受戮牂牁復安叛虜頭目誅滅已盡本來是大功告成可以旋師偏有一蠻酋孟獲收合雍閬餘衆出拒蜀兵亮探得孟獲生平雖無智略却甚驍悍為夷漢所畏服因此打定主意決將孟獲收為己用使他死心塌地庶無後虞孟獲不識軍謀一味蠻抗戰了一次便由亮誘他入伏一鼓擒住亮問他心服否獲抗言不服亮却藏過精兵故意使羸卒站列令他周視獲更笑說道向不知汝兵虛實被汝誘獲今看汝兵不過如此有何難勝呢蠻子亮因縱使回去整軍再戰獲返至蠻寨糾衆來劫亮營又

被亮預設機謀。四面兜拏。復擒孟獲。獲仍然不服。亮更縱還。獲渡過瀘水。負險自固。時當五月。溽暑薰蒸。水中又無船隻可行。蜀兵俱畏難欲退。亮下令道。我兵若歸。虜必再出。我去彼來。我來彼去。何時始得平定。今惟有再接再厲。渡瀘進去。搗穴平蠻。就在此舉。願大眾努力。後當重賞。兵士聽了。方纔踴躍起來。亮即命將士潛造木筏。至夜間悄悄渡瀘。直抵蠻洞。孟獲自恃險固。並不加防。待至蜀兵深入。倉猝迎敵。好容易又被蜀軍擒去。亮仍不加誅。令獲還洞。獲更避入深巢。又為蜀兵所破。直至七縱七擒。獲無處可容。方纔拜服。亮尚欲遣歸再戰。獲泣謝道。丞相天威無堅不摧。南人誓不復反了。是謂

攻心遂引蜀兵入滇池。奉亮如神。無論蠻子蠻婦。並來拜謁。亮好言撫慰。仍令孟獲管理

蠻眾。聽蜀政令。眾皆歡躍去訖。羅氏演義滿紙捏造什麼孫思大王什麼木鹿大王什麼

實則十虛九幻不值識者一露或請亮留置官吏。與孟獲同守蠻方。亮慨然道。設官有三不易。留官必

當留兵。兵無所食。必將生變。是一不易。蠻人累敗。父兄傷亡。免不得記恨官兵。互生釁

隙。是二不易。漢蠻易俗。當然異情。留官無治。怎肯相信。是三不易。今我不留人。不運糧。

但使他相安無事便了。若欲令彼同化。容待他年。於是下令凱旋。孟獲率眾拜送。并獻

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作為軍用。亮分搗將士。一無所私。唯途中往返。輒患暑疫。經亮採

查藥物。合到為末。用瓶收貯。每人各給一瓶。遇有中暑中疫等症。吹鼻即解。故盛夏行

軍奔波萬里得免死亡。今藥肆所售諸葛行軍散。就是當時留下的秘方。這且無庸絮述。且說諸葛亮班師回國。飲至行賞。人人欣悅。朝野清平。南中復按時進貢。各呈方物。亮復與民休息。安養兩年。國富民饒。乃擬出師北伐。規復中原。時魏主曹丕已經病歿。遺囑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等。立平原王叡為太子。即日嗣位。叡益丕為文帝。尊太后卞氏為太皇太后。皇后郭氏為太后。即用一班顧命大臣。秉持國政。統馭四方。吳主孫權乘喪進攻。圍江夏城。魏太守文聘登陴拒守。堅持不下。吳將諸葛瑾轉擊襄陽。也被司馬懿擊退。權乃收軍東歸。諸葛亮都緩了一年。然後興師。不伐人喪却守大義外使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護軍陳到駐永安。作為東防。內使中部督向寵典宿衛兵。尚書陳震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長史張裔參軍蔣琬分治官府諸事。乃上出師表一篇。陳明宗旨。表云。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誠恐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直之士。志身於外。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悉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靈柩也。

數語最關緊要

誰知從主他日又用黃皓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

此語萬自
還要語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托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詔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

知所云。

這表上陳。係在建興五年三月間。後主禪年已逾冠。立故車騎將軍張飛女為后。生男育女。年富力強。只是生性庸懦。未識大體。一切軍國重事。幸由諸葛丞相處理。諸葛既表請北伐。後主自然依從。當下催趨人馬。次第出發。振旅聞闐。伐鼓淵淵。由陽平關進兵。往駐漢中。寫得堂堂皇皇。不愧為北伐之師。小子有詩咏道。

三分鼎足早紆籌。受托討曹志更遒。史筆煌煌稱北伐。紫陽書法足千秋。蜀兵出駐漢中。當有探馬報達許昌。欲知魏主如何抵敵。且看下回說明。

欲承漢不得不伐魏。欲伐魏不得不和吳。諸葛公之所以出此者。全為時勢所迫。非真不欲報先主之恥也。為吳使則遣鄧芝。難吳使則命秦宓。折衝樽俎。用當其才。此尤為諸葛公之妙算。至若南征孟獲。七縱七擒。蓋不如是不足以服蠻人之心。南蠻不服。終無由專心北伐耳。然必如羅氏演義之荒誕成文。幾似諸葛公之具有神術。毋乃惑人。中國小說。往往談仙說怪。釀成近世義和團之亂。救國不足。病國有餘。羅氏其流亞也。前出師表一篇。內外兼顧。備極殷勤。錄此可見諸葛公之仗義。閱此益知諸葛公之効忠。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揮淚斬馬謖

返漢中投計戮王雙

却說諸葛亮領兵伐魏。已出漢中。屯駐石馬城。魏主曹睿。甫經嗣位。改元太和。聞得蜀兵進攻。即欲親出禦敵。散騎常侍孫資。謂南鄭斜谷險阻異常。不宜勞師進取。但命大將據守要害。自足震懾寇敵。靜鎮疆場。敵乃罷議。但進撫軍將軍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屯兵宛城。堵禦東西。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專拒蜀兵。新城太守孟達。本來自蜀投魏。孟達降魏事見前卷第九十四回與魏侍中桓階。將軍夏侯尚。友善。尚階相繼

病歿。達心不自安。事為諸葛亮所聞。囑中都護李嚴。招達。達覆書如命。偏魏興太守申

儀。與達有隙。時常偵伺。一聞達陰通蜀使。即報知曹睿。睿令司馬懿相機進討。懿佯為

慰解。暗中却調動兵馬。潛赴新城。達得懿書。遲疑未決。因遣人訪問諸葛亮。亮令達趕

緊加防。毋墮懿計。達尚覆書與亮。道宛城距洛陽八百里。至新城且一千二百里。若司

馬懿前來。亦當表聞魏主。往返須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自足拒懿。幸請放懷。這書遞

至石馬城。亮閱畢。驚嘆道。達必為司馬懿所擒了。果然不到半月。便由達飛書乞援。內

稱達舉事八日。懿兵即到城下。神速異常。請即發兵相救。亮又嘆為無及。不得已派遣

偏師。往援新城。兵方就道。孟達敗死的消息。便即傳到。亮乃將偏師調回。合力北嚮。行

至南鄭。鎮北將軍魏延。出迎。亮即使延為丞相司馬。統領前軍。延即獻議道。魏令夏侯

楙都督長安。楙係惇子。曾娶操女為妻。年少志驕。毫無謀略。延願得精兵五千。取道褒

中沿秦嶺東進。遠出于午谷。不過旬日。可到長安。林間延掩。至必不敢持久。棄城東走。丞相可從斜谷。進與延會。合併力一舉。咸陽以西。便可平定了。計却甚是亮搖首道。此計甚

危。不如安從坦道。方保萬全。延又說道。丞相從大道進兵。彼必沿路防守。曠日持久。何

時得取中原。亮慨歎道。天若祚漢。何患不勝。遂不從延計。延快快退出。暗伏下文亮佯言由

斜谷取郿。却使趙雲為鎮東將軍。鄧芝為揚武將軍。據住箕谷。作為疑兵。一面親率諸

軍。進攻祁山。隊伍整齊。號令嚴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聞風請降。惟天水太守馬遵。正

與參軍姜維。功曹梁緒等。聚行屬縣。聞得蜀兵已至祁山。郡縣響應。料知無路可歸。擬

往投上邽。維勸遵仍歸郡治。遵疑維有異志。黃夜自去。維還至天水郡中。吏民已相率

降蜀。閉門拒維。害得維進退維谷。沒奈何奔投蜀營。維本天水郡冀縣人。字伯約。少讀

兵書。熟諳韜略。亮引與共語。皆中機要。當然心喜。遂舉維為倉曹掾。加號奉義將軍。依事

姜維本傳不魏大將軍曹真。方督兵守郿。那知蜀兵却西出祁山。連下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急切無分身法。只好飛報魏主。請派將扼守關西。魏主顧遂起兵五萬。使右將軍

張郃為前驅。自為後應。同至長安。并調司馬懿由東會師。共擊蜀兵。蜀將馬超。時已早

死。不略只有超從弟馬岱。從軍出征。仗勇略不及馬超。雖為蜀將。未堪大任。故亮得三

郡。不復令再鎮涼州。會亮聞張郃司馬懿合兵。遂召諸將與語道。魏兵兩路前來。必

攻街亭。街亭為漢中咽喉。非得大將把守。不能無虞。參軍馬謖正隨亮北伐。便向前請命道。謖願往守街亭。魏延吳懿亦願前往。亮因謖素有智略。不致誤事。遂使謖統兵二

萬人。出屯街亭。臨行時再三叮囑。叫他堅守城砦。毋得疏忽。且使王平為偏將軍。與謖

同往。又遣魏延等往駐陽平關。遙應馬謖。也。集嚴密。謖與王平行至街亭。見街亭前面有山。使

欲引兵登岡。據山立寨。平獨謂宜據城守柵。阻住敵鋒。不宜屯兵山上。謖傲然不從。平

復說道。倘敵兵前來圍山。計將若何。謖笑答道。居高臨下。勢若建瓴。敵若來圍。我即麾

兵四下。還怕不能殺退麼。平又說道。倘敵兵斷我水道。又將若何。謖大笑道。我既能殺

退敵兵。還怕他斷甚麼水道。平還要苦諫。謖瞋目道。丞相行事。尚且每事問我。汝怎得

撓我兵謀。也。是諫。一驕字。平知不可阻。乃請分軍相應。作為犄角。謖恨平違令。只撥兵千人給

平。平引兵據城聽令。馬謖上山。但遣人走報祁山大營。那知司馬懿張郃兩軍。當夜殺

到。謖尚據住山頂。揚旗招颺。自鳴得意。待至翌晨。魏兵已環集山麓。把山圍住。謖麾兵

殺下。魏兵全然不動。惟用強弩仰射。蜀兵多被射倒。只好退回。謖尚欲與敵拚命。驅兵

再下。一連衝殺數次。毫無效力。張郃更堵住水道。不放蜀兵汲水。蜀兵無從飲食。當然

自亂。嚷至夜半。竟紛紛下山。投降魏營。謖禁遏不住。尚望王平救應。看官試想。平手下

只有千人。那裏殺得過十多萬魏兵。他也不會努力相救。半途被魏兵截回。沒奈何。堅壁

自持保全危若。謾待援不至。無法把守。只得率兵竄出山谷。向西逃走。魏兵截殺一陣。

二萬人所存無幾。還虧魏延從陽平關殺來。方得將謾救出。延見魏兵氣勢甚盛。不敢

戀戰。忙與謾退保平陽關。王平自知難守。在城中伴鳴鼓角。作進兵狀。暗中却收集潰

卒。徐徐退去。魏將張郃疑他誘敵。不敢進逼。平得全師引歸。好王司馬懿不去追。謾却

統兵徑趨祁山。來攻諸葛亮大營。亮接王平軍報。已知馬謾誤事。急忙退回西城。且檄

令天水諸郡守吏。齊回漢中。并飭趙雲鄧芝收軍還陽平關。忽報司馬懿統兵十餘萬。

轟擁前來。城中留兵不多。欲趨往陽平關。已是不及。將士等並皆失色。亮獨談笑自若。

但說無妨。如此鎮定方可將兵待懿兵將到。傳令城上偃旗。城中息鼓。大開四門。每門令軍役灑

掃。不准妄動。自引小僮兩人。攜琴登城。在城樓上焚香操琴。有膽司馬懿當先躍馬。來

攻西城。遙見諸葛亮如此布置。不禁大疑。端詳了好多時。一些兒沒有破綻。乃麾令退

兵。部將問為何因。懿與語道。我聞亮不入子午谷。煞是謹慎。今大開城門。豈肯這般疎

略。明明是誘我入城。為掩殺計。我宜速退。休為所算。說畢自去。亮見司馬懿退兵。不由

的鼓掌大笑。參佐問亮道。司馬懿號稱能軍。為何忽來忽去。亮笑說道。懿知我謹慎。不

肯弄險。他見我如此模樣。必疑有伏。所以退去。我料他不走大路。必沿北山遁去。今還

要送他一程。截留一些輜重。也不負他一番奔走哩。說着即派部將吳懿等。速赴北山。

只准在山谷中吶喊。不准廝殺。如敵有輜重。即可奪取。運回陽平關便了。吳懿等奉命即行。亮率參佐等出了西城。趕歸陽平關。那司馬懿果為亮所料。遠走北山。鶯聞後面喊聲大震。總道是蜀兵追來。慌忙拋棄輜重。沒命跑去。吳懿等謹依將令。不敢追襲。但將輜重運回陽平關。亮已退入陽平關內。由魏延馬謖等接着。謖跪伏請罪。亮作色道：汝違我節度。幾至傾覆全師。若非明正軍法。何以服眾。謖泣答道：丞相視謖如子。謖亦視丞相如父。今自知僨事。罪該萬死。但願丞相思誣絲興禹故事。謖雖死。亦感深恩。亮不禁揮淚道：汝若早聽王平計議。何致此敗。今事已至此。不能撓法。汝家小自當撫卹。汝子與我子相等。不必挂懷。說至此。即令左右將謖推出。斬首徇眾。仍令縫合屍骸。具棺理葬。且親自臨祭。月給謖家錢米。撫養遺孤。先公後私亮更太息道：先帝嘗謂謖言過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自愧不明。致誤軍事。謖果有罪。我亦難辭。遂擬上表自劾。可巧趙雲鄧芝自箕谷退歸。繳還軍令。雲自言無功。應受懲戒。亮問明鄧芝之言。魏將曹真率兵追襲。幸由雲親身斷後。步步為營。始得全軍歸來。亮歎歎道：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顧。箕谷軍退。兵將並不相失。可見用兵在人。原不在多寡呢。雲尚有軍資帶還。亮使分賞將士。雲答稱軍士無利。何為有賞。且暫貯庫中。作為冬賜。亮點首稱善。因即表請自貶。雲亦附表請懲。後主得表。召問蔣琬費禕。禕等謂應從亮言。暫行降職。乃貶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降趙雲為鎮軍將軍。使蔣琬賞詔至營。亮受詔後。留琬共飲。琬語亮道昔楚殺得臣。晉文公然後心喜。今天下未定。遽殺馬謖。自失智士。豈不可惜。亮流涕答道。孫武所以能制勝天下。全賴法嚴。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治軍。琬勸亮回成都。亮搔首道。奉詔討賊。奈何罷休。琬復說道。如再欲伐魏。必須增兵。亮悵然道。街亭敗退。非由兵少。實由亮誤用馬謖。致有此敗。不肯詳過今當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懲

覆轍。慎將來。且望在朝諸公。勤補吾闕。然後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躋足而待了。琬當然

佩服。旋即辭去。亮乃考勞勳。揚壯烈。引咎責躬。勵兵講武。再作後圖。既而吳都陽太守

周魴用詐降計。誘魏攻皖。魏揚州牧曹休。誤聽魴言。當即發兵。魏王曹叡。又使司馬懿向

江陵。建威將軍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吳用陸遜為大都督。朱桓全琮為副。領兵擊休。

休恃衆深入。被吳兵邀擊石亭。大破休軍。休奔回夾石。又由吳兵追及。險些兒不能脫

身。還虧賈逵兼道援休。纔得倖免。所有軍士糧械。喪失垂盡。司馬懿中道折還。休慚憤

成疾。疽發背上。不久即死。繼任為魏將滿寵。老成持重。控禦有方。遂成重鎮。獨諸葛亮

聞吳人敗魏。復欲乘隙北伐。正要調動軍馬。不料鎮軍將軍趙雲病亡。亮大為慟惜。後

主禪亦甚悲悼。兩次最發安得不悲追諡雲為順平侯。令雲長子統襲封。羣臣謂失一大將。不宜

興師。獨諸葛亮銳意北伐。未肯中止。乃更上表奏聞道。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慷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勿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

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東。又務於西。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

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軍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

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

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圖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任用夏侯

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

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更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

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梓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注重在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此二語

這道表文。蜀人稱為後出師表。後主惟亮是從。隨即批准。亮復引兵數萬。道出散關。進圍陳倉。魏大將軍曹真。使將軍郝昭守陳倉城。昭字伯道。太原人氏。知兵善戰。智勇兼全。智能敵蜀勇足保既至陳倉。當即繕城修郭。籌足守具。及亮兵攻城。已是堅固得很。

亮累攻不下。特遣郝昭鄉人靳詳。詣城下招降。昭在城樓上應聲道。魏家科法。君所深知。我已為魏臣。誓死毋惑。請君不必多言。但教回報諸葛。能攻即攻。不能攻即退。詳知不可動。便還營告亮。亮再遣詳至城下。與語順逆利害。毋貽後悔。昭奮然道。前言已定。何勞再說。我與君原是相識。恐箭頭無眼。不能識君呢。說至此。即拈弓搭箭。欲射靳詳。詳慌忙退回。亮也覺動怒。麾兵猛攻。城上矢石如雨。無隙可乘。亮特製雲梯數十具。四面攀登。昭用火箭注射。梯被燒斷。兵皆墜死。亮再用火衝車攻城。昭又用繩索穿石。猛力擲下。衝車皆折。亮更遣人運土填壘。暗掘地道入城。昭內築重濠。橫截地穴。使蜀兵

無從鑽入。好容易已越兼旬。城完如故。曹真遣將軍費耀接昭。魏主獻亦使張郃馳救。亮正慮軍食不繼。又聞魏兵大至。乃撒圍引歸。但授魏廷密計。使他領兵斷後。延徐徐退回。忽後面揚起飛塵。喊聲逼緊。料有魏兵追來。廷令部兵張旗先行。自率銳騎數十。伏林菁中。靜候魏將。魏將乃是王雙。望見前面旗幟。揮兵急追。廷待他驟馬跑過。却握刀突出。大喝一聲。不俟王雙回頭。便從他背後劈去。連肩帶頭。砍落馬下。魏兵見主將斃命。當然駭散。廷得驅殺一陣。梟得許多首級。然後返入漢中。向亮繳令。亮休養月餘。又是冬盡春來。時為建興七年乃再遣部將陳式。出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馳援。與陳式相持數日。亮用奇兵助式。擊退郭淮。遂得攻下二郡。城池留將把守。自回漢中。後主禪復拜亮為丞相。亮尚固辭。經詔使費禕相勸。然後受命。嗣聞吳主稱帝。遣使至蜀。擬與蜀平分中原。蜀臣聚訟紛紜。多主絕交。亮仍擬和吳。入都覲見後主。正因吳事未決。向亮諮問。亮陳議道。孫權意圖僭號。非自今始。我朝與他修好。無非為聲援起見。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彼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劃江自固。守禦有餘。我却屯兵上游。坐而待老。反使北賊得計。甚非良圖。故不如仍與周旋。俟北伐得志。東略未遲。後主唯唯受教。遂使衛尉陳震。往吳慶賀。權依禮相待。與申盟誓。約定平魏以後。豫青徐幽四州歸吳。兗冀并涼四州歸蜀。惟司州以函谷關為界。震如約。

西歸。當時三國鼎峙。魏地最大。有州十三。除上文所說九州外。尚有荆揚秦涼四州。但祇得片土。未據全境。吳只有荆揚交廣鄧五州。荆揚且與魏分據。蜀土最小。僅得遂州。惟分益為梁。又得涼交二州。邊隅算作四州。從前漢武帝時。分中國全土為十三郡。不列鄧廣鄧。廣二州名。乃是由吳分置出來。詳明地理。萬不可少。吳孫權久欲稱帝。因畏魏東下。所以遲遲。及見魏兵東西致敗。乃放膽稱尊。吳臣趁勢獻諛。謂有黃龍出現武昌。因即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進陸遜為上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太子右弼。休為張昭少子。昭已年老。入朝賀權。褒贊功德。權笑說道。假使如張公計。早為魏僕。恐今已乞食了。指赤壁事。說得張昭伏地慙汗。謝罪而出。當即上書乞休。由權封為婁侯。食邑萬戶。歸家不起。又得享壽八年。三十一歲。乃終。權復還都建業。留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駐守武昌。這消息傳入蜀都。諸葛亮因權遠江東。更可免憂。復欲北向討魏。部署了好幾月。已是建興八年的夏季。忽有警報傳入。乃是魏將曹真司馬懿兩路進兵。來奪漢中。正是

西陲方見三軍集

北寇先聞兩道來

欲知魏兵如何寇蜀。且看下回再詳。

甚矣哉。知人之難也。以諸葛孔明之才識。猶且失之馬謖。況他人乎。謖前進攻服

南蠻之議。為孫吳兵法所未詳。乃獨出己見。卒如所言。是謾固非不足行軍者。且在營參議。語多扼要。而於街亭一役。偏不從孔明之節度。王平之計議。上山被困。坐失要區。論者幾目為天命使然。然劉先主嘗謂謾言過實。不可大用。孔明誤用。而債事。各有攸歸。固不能盡誣諸天也。空城計一事。史傳中列入小註。疑為未確。但故老相傳已久。不便略去。果有此役。諸葛其亦危矣哉。及再攻陳倉。遇郝昭之守。累攻不下。惟退兵之時。得斬王雙。魏將多才。而蜀僅得一諸葛。至鞠躬盡力。而後已。北伐北伐。名稱雖正。其如將佐之乏人何也。

第九十四回 木門道張郃斃命

五文原諸葛歸天

却說魏大將軍曹真。收復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自恃有功。尚想出師報怨。乃上書曹叡。請由斜谷攻蜀。數道並進。可以大克。真是貪心不足叡依了真言。便命大將軍司馬懿溯漢西上。與真會攻漢中。司空陳羣上言。斜谷險阻。轉運為難。不宜遽從真議。實係不叡轉詢

曹真。真又表從子午谷進兵。羣又言未便。真却不待覆詔。當即啟行。蜀丞相諸葛亮按得警報。即引兵出漢中。分屯成固赤阪。嚴營待敵。一面召李嚴率兵二萬。至漢中會師。

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繼嚴後任。水顧無憂故可調嚴併力會值秋雨兼旬。山谷水溢。曹真自長安

出發。隨在阻滯。就途月餘。尚不能度。子午谷當由魏太尉華歆。少府楊阜。散騎常侍王

肅等。迭請班師。魏主叡乃召還曹真。司馬懿本來乘了。當然借天雨為名。按兵不進。亮却遣司馬懿延西入羌中。招撫羌眾。與魏雍州刺史郭淮大戰。陽谿斬獲甚眾。秦凱而還。時長史張裔病歿。亮遷蔣琬為長史。琬字公琰。籍隸湘鄉。嘗隨先主入蜀。受命為廣都長。沈湎不治。先主意欲加誅。獨亮器重琬才。代為請免。及後主嗣立。亮遂舉琬為參軍。進任長史。琬嘗籌足餉糈。供給軍用。故亮每出師。魏運無闕。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可屬大事。到了建興九年仲春。亮復興師伐魏。進攻祁山。魏曹真已升任大司馬。抱病甚重。不能督軍。乃調司馬懿西屯長安。未幾真即去世。由子曹爽襲爵。為後文懿殺曹爽伏筆懿得握軍事全權。即使部將費曜戴陵。率精兵四千。保守上邽。自偕將軍張郃等。往救祁山。張郃請分守雍。郃懿謂兵分勢散。適為敵擒。因悉眾西行。亮聞懿親來援應。偏不去迎戰。但留王平攻祁山。自率魏延姜維等。從間道往攻上邽。守將費曜戴陵倉皇出戰。那裏是蜀兵對手。四千人幾被殺盡。還虧雍州刺史郭淮領兵援應。纔得救回。二將閉城靜守。天氣清和。隴上麥熟。亮令軍士四散割麥。作為兵糧。郭淮等不敢出爭。只遣人飛報司馬懿。促令還援。懿急忙回軍。行抵上邽城東。適值蜀將魏延姜維等分路殺來。當即下令軍中結陣自固。只許放箭。不許出戰。魏延姜維左右夾攻。都被魏兵射退。不得已收軍回營。司馬懿能軍懿却斂兵依險。堅壁拒蜀。蜀將一再挑戰。只是不出。亮引軍

還抵鹵城。懿反從後追逼。亦至鹵城東偏下寨。亮使魏延、高翔、吳班等將分頭埋伏。自往懿營搦戰。懿仍然不出。蜀兵在懿營外百般辱罵。懿置若罔聞。惱動了大將張郃。入帳語懿道：「蜀兵遠道來攻。請戰不得。知我利在不戰。必將變計困我。為今日計。不如與彼一決。如得勝仗。彼自退去。祁山亦可解圍了。」懿搖首道：「諸葛亮軍孤食少。便要退兵。我兵將來追擊。自可得勝。何必定要急鬪哩。」郃又說道：「正惟敵軍將退。越好追擊。且眾志皆奮。何患不勝。」懿終是不從。反且依山掘濠。為久屯計。以守為戰。却是好計。忽有二將趨入道：「蜀兵又來挑戰了。」懿接口道：「由他挑戰。我總固壘不動。看他有何妙法。」二將齊聲道：「言公畏蜀如虎。豈不可恥。況我軍比蜀較多。難道竟不能一戰麼。」懿被他一激。也有些忍耐不住。乃語二將道：「既如此說。可傳語各營。指日決戰。」二將得令趨出。便向各營通報。這二將叫作賈禰平。年少氣盛。既已分頭傳令。使即磨拳擦掌。專等廝殺。過了兩日。懿召諸將入議道：「欲擊蜀兵。必須兩道並進。一路攻鹵城。一路救祁山。使他不得相顧。方可奏功。」張郃出應道：「郃願往祁山。懿乃撥兵萬人。令郃引去。自率大軍出戰。亮聞懿營中有鼓角聲。料他發兵前來。便設計與魏延、高翔、吳班三將。使他分頭行事。自率大隊出城。就城外布成陣勢。從容待着。好整。戰約閱片時。便見懿兵過來。亮却令前軍用連臂弓。射住懿兵。連臂弓由亮特製。一弓能連射十箭。懿兵雖無銳悍。究竟禁不住許。

多箭鏃一再衝激。都被射回。待至銳氣少衰。忽蜀陣內一聲鼓號。萬軍潮湧。猛撲過來。懿忙督眾截住。甫經交鋒。刺斜裏殺到一支人馬。乃是蜀將高翔的旗號。當即分兵對敵。抵死不退。誰知後面喊聲大震。蜀將吳班又復殺到。懿始大驚。麾兵退回。蜀兵三路追擊。懿且戰且行。纔經半途。看見一彪軍橫截路中。為首一員大將。拍馬舞刀。大呼魏延在此。嚇得懿魂馳魄散。幾于墜馬。幸虧驍將賈栩魏平等。保住懿身。奮力奪路。纔得走脫。這番交戰。蜀兵大捷。斬獲甲首三千級。衣鎧五千領。戰具不可勝計。懿得脫歸營。理怨部將好戰。致有此禍。是決計堅守。不敢再出。張郃聞懿兵敗。却也即退還兩下。又相持旬月。魏將郭淮調集雍涼勁卒。擬從間道往襲劍閣。偏被蜀營探卒偵知。飛報大營。諸葛亮便派兵守險。使姜維馬岱等帶領前去。長史楊儀報稱現存八萬人。四萬人應該更替。現因木兵未到。新舊難繼。只得暫從權變。留屯一月。方可遣歸。亮微笑道。我自統兵以來。不曾失信。今既到了更替的時候。理應如約遣還。且應歸軍士。想已束裝待返。家中父母妻子。並皆懸望。就使大敵當前。我却不能臨危失信。乃令他如期歸去便了。欲留故縱儀出傳亮命。軍中偏不願速行。共稱丞相大恩。死且難報。願留營再戰。誓掃魏兵。正行論間。忽由李平差到。參軍孤忠督軍成藩。呈上平書。請亮即日還師。亮不免驚疑。想李平是老成宿望。當必另有所見。且平方督主糧運。糧若不繼。亦難行軍。

因主意遂歸。先遣孤忠成藩還報。一面召集將士。示以歸意。且謂魏兵追來。須努力退敵。將士等都想再戰。聽到班師命令。尚覺失望。欲要他力敵追兵。已不得殺敵多人。藉報恩過。所以軍令一下。齊聲相應。亮復說道。諸君肯努力殺敵。還有何說。但死戰也是無益。我當誘彼至木門道。併力圍攻。就使他有千軍萬馬。也不能脫逃了。當下遣人至祁山。囑令老將王平。乘夜潛退。自在圍城。拔寨齊起。却是堂堂皇皇。還向漢中。早有魏謀報知。司馬懿。懿再使探明虛實。果然圍城內外。不見蜀兵。乃笑語諸將道。蜀兵已退。何人敢去追擊。部將都稱願往。惟張郃默不一言。懿目視張郃道。將軍意見。莫非是不宜追去。郃答說道。兵法有言。歸軍勿追。語見張郃傳懿微哂道。公亦未免前勇後怯了。為此一語。教得張郃性起。竟奮然道。郃臨陣至今。向不落後。要追就追。豈肯怯敵。懿復語道。公為前驅。我為後應。但教兵多將奮。不怕諸葛詭計。說罷。即令輕騎萬人。隨郃先行。自率三萬人。繼進。郃長驅直往。追及蜀兵。蜀將魏延。回馬與戰。約有數十回合。方纔徐退。卻步步緊逼。不肯相捨。延又回戰數次。及見張郃後面塵沙飛起。料有魏兵踵至。索性引兵急奔。甚至兵士棄甲拋戈。塞滿道路。郃亦恃有後軍接應。放心再趕。延馳入木道中。道路逼狹。伴作人馬蹴亂的情形。誘郃追來。郃驟馬急進。已入窄徑。兩旁統是高阜。一聲礮響。萬矢齊下。可憐張郃不及回馬。已被飛矢射中右膝。倒斃車下。魏兵跟入道。

中都被射死。只有後隊倉皇逃回。又被蜀兵驅殺多名。幸由司馬懿馳至。讓過敗卒。截住蜀兵。蜀兵如熊如虎。銳不可當。懿知是難敵。翻身急退。已喪失了千餘人。蜀將魏延依着亮命。不復窮追。收兵自歸。亮已早入漢中。會晤李平。看官這李平為誰。原來就是中都護李嚴。改名為平。自亮調入漢中。叫他督運。他因夏天多雨。恐糧不能繼。擬勸亮還軍。及與亮相見。又滿口支吾。反欲歸咎孤忠成藩。亮不屑與辨。徑入成都。面奏後主。後主方得平表。謂亮佯退誘賊。亮乃取呈李平手書。劾他顛倒迷罔。居心不良。因黜平為庶人。徙置梓潼。惟仍用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贊軍事。罪不及李亮乃勸農講武。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立石為表。俾使練習。又命軍吏採辦材木。製成牛馬。內用機括轉旋。自能行動。可運糧米。叫做木牛流馬。預約三年以後。再行出征。魏將司馬懿。返入長安。當然不敢寇蜀。但救諸將。嚴守要害罷了。且說魏主叡即位以後。仍守乃父遺志。專任異姓。不重同宗。任城王曹彰。在曹丕黃初二年。便已暴亡。獨甄城王曹植尚存。徙封雍邱。再徙浚儀。很不滿意。會因入朝許宮。得見金縷玉帶枕。為甄夫人故物。更不免觸動舊懷。格外悲悼。迴應九十二回還經洛水。作感甄賦。可歌可泣。何勞阿叔這般多情魏主叡嗣位時。雖已追諡生母甄夫人為文昭皇后。但於甄夫人冤死情形。尚未詳悉。相傳甄夫人死不成就。甚至披髮覆面。用糠塞口。就中都由郭后暗地安排。一手掩住。不令叡知。叡雖郭后

撫養成。人但尚有李貴人暗受不囑。從中監護。所以獻得無恙。安然嗣位。那知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為。郭右害死甄夫人種種情弊。却被曹植一一偵悉。太和四年。太皇太后下氏病歿。植還都奔喪。乘間白獻。述及甄夫人慘死情狀。獻尚疑信參半。密詢庶母李貴人。纔知植言非誣。不勝悲憤。因命甄夫人兄子甄像。以中郎將兼代太尉。持節赴鄴。改葬甄夫人。號朝陽陵。且改封植為陳王。植雖得增封。仍然不獲大用。就國以後。得病即亡。諡曰思王。獻復搜植遺著。得賦頌詩銘雜論百餘篇。內有一篇感甄賦。迹近嫌疑。改名洛神。這且毋庸細表。惟獻嘗立毛氏為皇后。出入同輦。伉儷甚諧。嗣復得河西太族郭氏女。美麗無雙。拜為夫人。寵逾毛后。郭氏生女名淑。數月而妖。獻哀痛異常。適甄后從孫甄黃。亦致幼殤。因特替他陰配。取棺合葬。為女子諡立廟。並追封甄黃為列侯。且令舉朝素服。司空陳羣。少府楊阜。聯名諫阻。均不見聽。病變至此古今罕聞既而為避災計。與郭夫人出幸摩陂。特築景福承光殿。作為行宮。忽聞摩陂井中。出現青龍。便挈郭夫人往觀。井中果隱見鱗甲。說郭夫人從弟即為獻女淑從弟從舅可為甥女繼子真是荒謬遂號摩陂為龍陂。改太和七年為青龍元年。尋且想入非非。命郭夫人從弟郭德。過繼甄黃。承襲亡女淑封爵。淑為平原懿公王。德即襲封平原侯。德為郭夫人從弟即為獻女淑從弟從舅可為甥女繼子真是荒謬并常至郭太后前。詰問甄后死狀。郭太后忿然道。先帝自賜彼死。與我何干。況汝為人子。何必追讎死父。為前母逼死後母呢。獻更

加氣憤。凡郭太后飲食服用。故意裁減。氣得郭太后有口難言。鬱鬱致死。獻令內侍棺殮。使如甄后故事。惟表面上治喪如儀。郭太后生平頗知守儉。不好音樂。又能抑損母族。力戒驕奢。只因讒妒甄氏。終至結局不良。天道好還。莫謂善惡無報呢。善鼓會因山晨鐘

陽公病逝。魏主獻總算盡禮。素服舉哀。仍許用天子禮喪葬。墓號禪陵。追諡為孝獻皇帝。東漢自光武帝起。至獻帝止。共歷八世。凡十二主。得國二百九十六年。獻帝在位三十一年。載被篡後。又閱十四年。壽終五十有四。孫康嗣為山陽公。再傳二世。至晉懷帝永

嘉年間。五胡亂華。山陽公秋被殺。祚絕國亡。總結漢事筆無參漏獻帝方葬。忽有軍報傳入許昌。乃是蜀相諸葛亮與吳主孫權東西進攻。兩國各興兵十萬。浩蕩前來。魏主獻亟使將

軍秦朗督兵二萬往長安會合司馬懿。一同拒蜀。自率將士東行。抵敵吳師。吳主權正出兵巢湖。進攻合肥新城。並遣陸遜等入江夏沔口。西指襄陽。孫皓等入淮北。向廣陵

淮陰。魏主獻也遣將分堵。惟自乘龍舟東下。直達壽春。援應合肥。合肥守將滿寵欲設一欲取姑與的計策。佯棄合肥新城。誘敵至壽春城下。合兵圍攻。獻却不從。但使寵飭

衆堅守。靜待援應。會陸遜獻策孫權願出奇兵截獻歸路。不幸使人被魏邏騎所得。計不得行。吳將諸葛瑾聞知。忙即報遜。遜方催入裁種菜菔。自與諸將奕棋。閑暇如常。瑾

不勝驚異。遂見他慌張情狀。不待詳說。便與語道。軍機漏洩。我已探知。但若遽退。敵必

來追。豈非危道麼。說罷。復邀瑾入後帳。密囑數言。瑾欣然趨出。仍督舟師。向襄陽城。遜亦催動陸軍。與瑾並進。襄陽守將劉劭。本已接到顧令。出兵攻瑾。一聞陸遜親出。慌忙退還。遜至白河口。潛遣部將周峻等。分略江夏新市安陸石陽。魏兵俱不敢出。任他來去自由。極寫遜才那吳主權督攻新城。反被滿寵招募壯士。燬去攻具。權失利退歸。遜聞吳王已退。然後徐徐引還。毫無損失。安然抵鎮。孫韶等也即回軍。魏王叡素聞遜名。還恐他他截擊後路。既聞吳兵東返。也不願進逼。回棹西行。諸將請往赴長安。合兵擊蜀。顧獨說道。吳既却兵。蜀自喪膽。司馬大將軍自足制敵。無煩我親往了。遂過返許昌。嗣接司馬懿軍報。謂蜀兵出屯五丈原。未分勝負。現惟以守為戰。彼若糧盡。自然退師等語。顧揣知懿意。飭令懿約束諸將。堅壁拒敵。原未懿與諸葛亮戰過數次。敗多勝少。此次聞亮進攻。當然打定主意。但守勿戰。當亮出軍渭南時。懿即引兵渡渭。背水立寨。且語諸將道。亮若出武功。依山東進。却是可憂。若西出五丈原。便可無慮了。這也安定軍心的巧言嗣聞亮果屯五丈原。乃使郭淮據住北山。為犄角計。及蜀兵到了北原。已由郭淮扼守。進擊無效。因即退去。亮已命運糧軍士。用着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尚恐日久告罄。特派兵屯田。散處渭濱。惟嚴申禁令。不准侵擾居民。兵民相安無事。亮亦欣慰。滿望就地得糧。好與司馬懿堅持到底。免得奔波往返。再致徒勞。一面使人送下戰書。促懿出戰。無

論鬪將鬪兵鬪陣。任懿自擇。懿只是不出。經亮催逼不過。方纔出鬪陣法。亮布成八卦陣。懿亦認識。及遣戴凌等攻打。按着兵書。囑令前往。那知戴凌等一入陣中。辨不出甚麼方向。沒頭亂撞。終被蜀兵個個擒住。亮命把魏兵剝去衣甲。一律放回。叫他轉語司馬懿。要懿自來攻陣。懿佯約明日收兵還營。竟不復出。亮使人責懿背約。懿始終忍辱。置諸不答。及亮貽懿巾幘女服。懿假意笑說道。孔明竟視我作婦女麼。好一部忍耐工夫說着

厚待來使。問及孔明寢食。及事情煩簡。使人答道。諸葛公夙興夜寐。凡罰在二十以上。皆須親覽。日食不過數升。懿聞言大喜。及使人辭去。即顧語將佐道。孔明食少事煩。不能長久了。諸將以為道我女服受辱太甚。俱請一戰洩忿。懿禁遏不住。故意表請出戰。

魏主獻見了表文。詢及衛尉辛毗。毗謂懿志在拒守。恐將佐違言。欲得詔旨壓服。方免羣議。獻也以為然。統是司馬知已乃令毗持節傳詔。只准守。不准戰。事為蜀護軍姜維所聞。入告諸葛亮道。敵營內有辛毗到來。定是如懿所願。不復出戰了。亮歎息道。懿本無戰志。不過佯為請戰。借此服衆。古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果能制我。何必千里請戰呢。嗣是懿竟不出。相持至三月有餘。亮鬱憤成疾。漸致不起。後主聞信。忙遣僕射李福

省視。并詔大司馬略與談論。遣福返報。福已經辭去。數日復來。亮病愈加重。見了福面。便與語道。我知君來意。後事不暇細談。可盡問蔣公琰。福又說道。公琰後誰可大任。亮

答言費文禕。福再問其次。亮却不言。

漢祿已終
不消再說

惟召入楊儀姜維。密囑後事。並及退軍

方法。且令左右扶起榻中。出營四望。時正黃昏。夜色沈沈。忽有一大星。自東北來。色赤

有芒。流至西南。欲向營中墜下。亮不禁失色。哇的一聲。嘔出了一口鮮血。接連尚帶着

喘聲。左右見不可支。扶令返寢。亮顧楊儀姜維道。天象如此。命已難延。只恨不能與諸

君討賊了。遂口授遺表。令儀寫訖。挨至夜半。竟爾壽終。享年五十有四。時為蜀漢建興

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詳註月日
遺恨無窮

小子有詩嘆道

危廈徒憑一木支。明知艱險且驅馳。臣心未已臣躬拜。遺表流傳兩出師。

楊儀姜維遵囑辦事。欲知如何措置。請看下回再敘。

木門道之射死張郃。可為馬謖洩恨。謖非死於諸葛。實死於張郃之手。郃為魏著

名大將。街亭一役。卻實王之。諸葛公計斃此將。馬謖有知。能無快意。至若吳蜀聯

盟。東西夾攻。本為一時之勝算。乃吳兵無功而退。蜀與司馬懿相持數月。天喪諸

葛。齋恨而終。此非天之佑魏。實天之陰欲啟晉也。不然。如曹操父子之篡漢。曹叡

之舉措乖謬。寧反能仰邀天眷乎。惟羅氏演義。演寫諸葛之六出祁山。說成許多

奇誕。與七擒孟獲相同。按諸史事。十虛七八。且諸葛嘗六出漢中。並非六出祁山。

褒揚失實。何若存真之為愈也。

却說楊儀姜維依着諸葛亮遺囑秘不發喪。但將屍骸安載車上。拔營徐退。當有魏謀報知司馬懿。懿聞諸葛亮已死。放膽追來。將及蜀兵。忽見蜀兵回旗鳴鼓。前來截擊。并有一派喧聲。齊呼司馬懿休走。此番中計。快來受死。司馬懿聽着拍馬便奔。魏兵都棄甲曳兵。倉皇逃命。跑了好幾十里。不見後面動靜。方纔停住。再使人探聽蜀兵虛實。回報蜀兵盡退入斜谷。揚起白旗。為亮發喪。懿再轉身往追。馳至赤岸。毫無影響。料知蜀兵去遠。只得退還。

越乘

越乘途人有歌謠云。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聽見後。却也不懼。但宣言

解嘲道。我能料生。不能料死。

忍辱含垢却是司馬懿一生特長

及回視蜀兵營壘。無一不布置有方。因

即嘆美道。孔明真天下奇才哩。又顧語諸將道。國家有福。喪敵良才。從此可高枕無憂了。遂引回長安。表陳魏主。不消細說。且說蜀兵已入斜谷。揚幡舉哀。全體素服。方將故丞相遺骸。安為棺殮。然後扶櫬南歸。將登閣道。遙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盈路。楊儀姜維不知何因。急忙令人探問。返報前軍帥魏延。截住去路。不放楊長史過去。原來魏延自恃才勇。藐視楊儀。只因儀為丞相長史。不得不稍從含忍。及丞相病歿。儀欲令延斷後。先令司馬費禕。往探延意。延勃然道。丞相雖亡。難道就不去擊賊。楊儀等為丞相官屬。儘可奉喪還葬。我仍當留此討虜。且楊儀何人。敢令魏延斷後哩。禕勸解道。這是丞相

道命不宜有違。延瞋目道：丞相若依我計，已早至長安。我今官居前軍帥，征西大將軍，受封南鄭侯，應繼丞相後任。楊儀不必托名丞相，使君誑我，可即將兵符繳來。禕知不可說。支吾對付。飛馬回報，儀乃與姜維商議，維想出一法。從棧山小路進發，繞出棧道，盡夜兼行。抄到魏延背後。延聞儀等已至南谷，亟往谷口迎擊，并奏稱楊儀造反。儀亦劾延作亂，兩表遞入成都。後主方得李福還報，說是丞相亮壽終，免不得悲慟。通恆忽又接得延儀二人的劄奏，心下大驚，急召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入示二人表文，詢問順逆。允與琬齊聲道：臣等願保楊儀，不保魏延。後主道：丞相新亡，兩人便自相爭殺，豈非大患？蔣琬答道：丞相非不知魏延驕戾，只因他勇力過人，妄為駕馭。臣料丞相必有遺策，授與楊儀，請陛下勿憂。蔣琬料事如見，不負諸葛所托。後主稍稍放心，專待延儀二人消息。儀等到了南谷，令王平為先行。平至谷口，適與魏延相遇，彼此各擺開兵馬，互相答話。平叱延道：汝何敢造反？延亦叱平為叛黨，揮兵擊平。平揚鞭指語道：丞相待汝軍士何等厚恩，今丞相骨尚未寒，汝等為何從逆？況汝等俱係蜀人，不乘此時回家團聚，靜候賞賜，反且助延為亂，自取滅門。汝等試想，該不該呢？道言甫畢，延部下同聲應響，紛紛散去。魏延大怒，揮刀出戰。平接住廝殺，未及數合，又有馬岱來助王平。延雖多力，終因部卒盡散，不敢戀戰，拍馬遁奔。馬岱從後追去，王平留報楊儀。

史鑑或稱何平按諸王平傳中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王且傳文載入前屯祁山及迎擊魏延諸事故本編獨書王平儀聞魏延敗竄乃偕平西進未幾即由馬岱回軍持入

延首儀用足蹴踏道賊奴尚敢作惡麼遂表請夷延三族儀亦過甚怎能善終先是延夢頭上生

角問諸占夢趙直直詐言麟角呈祥必主吉兆及退語密友道角字上從刀下從用頭

上用刀必遭大凶至是果驗延並非欲反實因與儀有隙妄思除儀代亮那知輿情不

服害得勢孤力竭身敗家亡這也可謂自作孽不可活呢留府長史蔣琬欲分主憂持

出宿衛各營出都赴難行約數十里得接楊儀軍報延已受誅乃退回成都過了兩日

儀等奉亮遺櫬已至都門後主帶領百官親出迎喪哭聲載道當下扶櫬入城暫停丞

相府中亮子瞻年尚幼弱一切喪葬盡由蔣琬等監理楊儀呈亮遺表即由後主展閱

略云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

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

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

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以後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負陛下也

後主聞罷復。潛然淚下。隨即傳旨卜葬。楊儀面奏道。丞相已有遺言。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但足容棺罷了。後主依議。擇期奉葬。又擬定諡法。加予冊文道。

維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知。嘉茲榮寵。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來朝野官民。追念亮恩。屢請立廟致祭。乃築祠沔陽。四時享祀。諸葛瞻年至十五。拜為騎都尉。得尚公主。後文再表。後主謹從亮議。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吳懿為車騎將軍。出督漢中。忽聞吳增兵巴邱。數約萬人。後主不勝驚疑。亟問蔣琬。琬請一面添兵永安。防備不測。一面保舉中郎將宗預。出使東吳。探明動靜。後主一律依從。遂遣宗預東行。預至吳都。吳主權反詰他添兵永安。是何意見。預答道。江東增兵巴邱。西蜀增兵白帝城。無非為事勢所迫。不勞細問。權欣然道。卿真不亞鄧伯苗。伯苗之字我聞諸葛丞相病歿。恐魏人乘喪侵蜀。故就巴邱增兵。逆為蜀援。並無他意。預又答道。東西聯盟。和好已久。當然彼此相關。陛下且增兵援蜀。難道蜀可不增兵應吳麼。權乃優禮待預。

并使預代達己意。決不負約。預拜謝西歸。報知後主。後主當然喜慰。蜀中亦聞信咸安。

獨揚儀近成都後。雖得進拜中軍師。却已撤銷兵權。有名無實。儀自謂才適。將琬資望

又比琬為優。乃反位出琬下。未免怨望。後軍師費禕。暇時過談。儀慨然道。曩時丞相初

亡。我若舉軍就魏。何至落寞如此。禕假意勸慰。及辭退後。密將儀言入告。後主遂廢儀

為庶人。徙置漢嘉郡。儀至徙所。心愈不平。還要上書誹謗。結果是一道詔旨。收繫郡獄。

儀慚憤自殺。不至夷族。還算幸事。於是遷蔣琬為大將軍。即授費禕為尚書令。琬舉止不苟。喜怒

不形。禕應事敏速。識悟過人。兩人同心輔政。力守諸葛成規。故蜀安如故。魏與吳亦歛

兵守境。好幾年不動刀兵。百姓之福。獨魏主廢坐享承平。恣意淫樂。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徭役不休。農桑失業。司空陳羣等。上書力諫。輒

不見從。且欲剗平北邙。上築臺觀。衛尉辛毗。中書郎王基。少府楊阜。交章諫諍。方纔罷

議。魏青龍三年秋季。洛陽華殿被焚。殿間太史令高堂隆道。漢柏梁殿失火。嘗大起宮

殿。作為厭勝。卿可識此義否。高堂隆道。這乃趙巫所為。不合古訓。願陛下毋惑邪言。殿不

以為然。立命博士馬鈞。徵發民夫數萬。晝夜督造。窮極技巧。殿前有九龍環繞。號為九

龍殿。又引穀水。通過殿前。旁設玉井綺欄。神龍吐出。蟾蜍合受。馬鈞更仿造指南車。叫

作司南車。俾殿得隨意游幸。並在殿北設立八坊。專選美貌婦女。序居坊中。最上封貴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五回

二十四 上海會文堂印行

人。次封夫人。就中有數人知書識字。特任為女尚書。出納章奏。他如歌姬舞妓。采女宮娥。不可勝計。殿外特造芳林園。搜羅奇花名卉。珍禽異獸。鑿陂池。編列畫舫。每舫貯佳麗數人。教以揖擢。起歌。俱臻靈妙。殿隨時游幸。遇有中意的美人兒。當即召御。未有虛夕。誰知連宵跨鳳。累歲絕麟。殿已越壯年。未得一子。廷尉高柔。請殿簡省侍女。育精養神。方可螽斯衍慶云云。殿雖然優詔報聞。却仍是肆淫不已。尋且就宗室中。取得二兒。一方芳。一名詢。充作己子。即立芳為齊王。詢為秦王。皇后毛氏性頗端淑。與殿向無聞言。自郭夫人專寵後。遂將毛后愛情漸漸移到郭后身上。起應前回後來貴人以下。承接甚多。更將毛后撤置中宮。不復過問。一日。殿遊芳林園。郭夫人等併皆隨行。獨毛后不與。郭夫人問殿道。何不一請皇后同行。恐是故意詰問殿頻頻搖首。且囑左右。不得通報中宮。及既至園中。賞花飲酒。備極歡娛。直至日落西山。方纔回宮。毛皇后悔懷失寵。鬱鬱寡歡。鎮日裏望斷乘輿。免不得囑托宮娥。探聽魏主行止。適有人得知游園消息。走報毛后。毛后益覺怏怏。甚至一宵廢寢。翌日早起。特至西宮外候着。等到日上三竿。方見殿乘輦出來。當即迎前笑問道。陛下昨游北園。可極樂否。說尚未畢。但見殿勃然變色。滿臉怒容。禁不住嚇退三步。殿掉頭徑去。到了傍晚。竟由宮宦費入諭旨。勸令毛后自盡。可憐毛皇后又悲又憤。又憤又悔。想到無可奈何的時候。竟取過醜酒。一口吸乾。

轉瞬毒發便致暴亡。前有數後有毛獻尚恨左右違旨擅敢漏洩不問他是否通報

竟殺死了十餘人。不過表面上說不過去。偽言毛后暴崩依禮喪葬加謚曰悼號后墓

為愍陵。是年為魏青龍五年。在縣社音報稱黃龍出現。音變為黃有司樂得獻諛說是

魏得地統宜改正朔易服色。一新觀聽獻遂改元景初。建丑為正。服色尚黃。犧牲尚白。

又用太史令高堂隆奏議。在南北郊營方園二丘。園丘祀天。方丘祀地。詔稱曹氏系出

有虞。應以虞帝舜配天。皇祖武皇帝配地。武皇帝即曹已而徙長安諸鐘虡及秦始皇

所鑄銅人。漢武帝所製承露盤。盡至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置霸城。承露盤在途折斷

聲聞數十里。獻乃另採他銅鑄成銅人二箇。號為翁仲。分列司馬門外。更鑄銅龍銅鳳

置內殿前。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有何還要在芳林園中。增築土山。限令三日告就。土

役無暇。即令公卿羣僚。荷畚擔土。好容易堆成高阜。上植松竹雜木。作為美觀。司徒掾董

尋。太子舍人張茂。陸續奏諫。始終無效。高堂隆得病將死。口占遺疏。請獻黜奢崇儉。親

親任賢。也徒博得區區褒贈。實志以終。只有大將軍司馬懿。進官太尉。位高責重。却是

片言不發。噤若寒蟬。數語已嗣由幽州刺史毋丘儉。報稱公孫淵僭號燕王。改元紹漢。

置官吏。誘胡虜。糾衆入寇。騷擾北方。獻乃亟召司馬懿入朝。與議討淵。淵為遼東太守

公孫度孫。父名康。曾斬袁尚袁熙首級。獻與曹操。操表封為廣平侯。見前康死時。淵尚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五回 二十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幼弱官屬立康弟恭恭庸劣不能治事。及淵年漸長，習奪恭位。上表曹丕，丕意在羈縻。拜淵為揚烈將軍，領遼東太守。未幾，淵與魏有貳，遣使至吳。願為吳藩，吳王權乃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賫着金寶珍貨，航海授淵。且封淵為燕王。淵又恐魏人討伐，收沒貨賂，誘殺張彌許晏，傳首至魏。魏進淵為大司馬，封樂浪公。才拔至此吳王權聞淵反，覆即欲督兵討淵。陸遜辭綜連章諫阻，權方中止。誰知淵又貪心不足，復欲背魏。對着魏使時，出惡聲。幽州刺史毋丘儉奉魏王命，賫璽書徵淵。淵竟發兵抗儉。儉因眾寡不敵，退還幽州。淵遂自稱燕王，屢寇魏境。毋丘儉乃表請濟師。太尉司馬懿為了討淵一事，奉召入都。謁見曹叡，叡問及方略。懿答言得兵四萬，自足破賊。叡又問道：卿料淵行動若何？懿又答道：淵若棄城預走，乃是上計。據守遼東，抗拒大軍，乃是中計。若坐守襄平，便成下計。必為臣所擒了。叡問淵能行上計否？懿謂淵徒凶狡，不知兵謀，定出下計。叡復問大軍往還，應需幾時？懿預約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又須休息六十日。大約滿足一年，就可了事。武侯已歿，應讓司馬爭雄叡聞言大喜，便令懿帶兵啟程。公孫淵聞懿出計，也覺心驚。又遣使向吳稱臣，謝罪乞援。吳王權欲戮淵使，嗣經謀臣羊徽等計議。衛即古道字陽為許援，陰圖乘隙。所以發兵駐境，靜觀成敗。那司馬懿驅兵大進，再指遼東。淵令部將卑衍、楊祚分率步騎數萬屯路遼。遂設壘二十餘里，堵遏懿兵。懿用胡遵為先鋒，引

兵挑戰。滿令楊行守寨。自出交鋒。被遵殺退。自是堅守不出。想學動司馬懿舊法度懿笑語諸將道：「賊不與我戰。欲我老師糜餉。糧盡退兵。我豈肯為賊所料。且賊眾多在此處。巢穴必虛。我不如潛攻襄平。」一舉破賊哩。乃多張旗幟。佯作南行。卑衍等盡銳南追。懿却潛渡濟水。北趨襄平。至衍等察覺。轉向北進。却被懿用伏兵掩擊。殺得七零八落。竄往首山。懿兵追入山中。卑衍戰死。楊祚乞降。於是懿得進圍襄平。公孫淵出戰失利。退守危城。會值秋雨兼旬。遼水暴漲。運糧船直達城下。平地水深三尺。懿兵行立不便。各欲移營。懿反下令軍中。敢言移營者斬。都督令史張靜入帳固請。竟被斬首。懸竿示眾。軍人乃不敢再動。城中見懿營阻水。樂得出外樵牧。魏軍司馬陳珪請出兵截擊。懿獨不從。珪疑問道：「太尉前攻上庸。晝夜兼進。故能立拔堅城。擒斬孟達。今遠來反緩。又縱賊樵牧。究是何意。」懿笑答道：「孟達兵少糧多。我糧多兵少。若非急進。出彼不意。怎能取勝。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何必速攻。正當任彼內亂。然後縱兵合擊。可以聚殲。倘或掠彼牛馬。截彼樵採。是驅令遠走。反為不妙。」陳珪聽了。方纔拜服。既而天雨晴霽。懿乃分兵合圍。四築土山。登高俯攻。矢石不絕。守兵死傷甚多。并且糧食垂盡。不能再支。只得遣使請和。懿怒斬來使。送還首級。檄令淵自縛來營。淵窘急無法。再令親臣衛演求降。願送子入質。懿忿然道：「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

當死何必遣子為質。多來絮聒。說罷即叱演使歸。

司馬大出風頭

先是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

屋馳行。民居午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土中生肉。周圍數尺。頭目口鼻俱全。獨

無手足。占驗家已預知凶兆。說是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國必滅亡。至是圍城緊急。夜有

流星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下。襄平城東南。自公孫淵以下。並皆驚駭。又值衛演返

報。無術圖存。不得已挈子公孫修等。突出南門。懿早已防着。預令先鋒胡遵。屯兵梁

水。等到淵父子逃來。便即截住。後面又由大兵追上。立把淵父子擒住。司馬懿已攻

入城中。搜獲公孫淵家族。及吏士七千餘人。可巧淵父子解到。懿即喝令斬首。並

將所獲人犯。一體誅夷。築成京觀。

甚恨

惟淵首傳送洛陽。淵叔恭為淵所囚。許得釋

放。俾存一脉。凡中原人流寓遼東。聽令還鄉。遼東遂平。懿亦班師。途次接得朝旨。喻

令回鎮長安。及行到河內。偏來了宮使辟邪。叫懿速至洛陽。正是

內旨兩歧成柄鑿

外臣一入據鈞衡

究竟懿行止如何。待至下回續表

魏延揚儀。心術相同。延不過早為發作。自述其死耳。若儀之與費禕言。謂不若前

時就魏。是延之所未及設想者。而儀欲為之。其居心尤出延下。微諸葛丞相之善

為駕馭。幾何而不先作亂也。曹叡奢淫無度。達理蔑倫。種種荒謬。俱足亡國。而反

得平定遼東。擒斬公孫淵父子。是所謂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司馬懿為莽操流亞。功不顯。位不高。烏得擅權竊國。公孫死而司馬益崇。魏之不亡亦僅矣。誰謂荒淫之主能貽厥子孫哉。

第九十六回 承遺詔司馬秉權

繳印綬將軍赤族

却說魏主叡淫荒過度。釀成疾病。年僅三十有五。已害得骨瘦如柴。奄奄不起。當下立

郭夫人為皇后。命燕王宇為大將軍。宇為曹操庶子。與叡素來親善。故叡欲囑付後事。

又使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曹真子屯騎校尉曹肇。曹林子驍騎將軍秦朗等。與

燕王共同輔政。偏有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意圖攬權。不願燕王等入輔。每思乘間

進讒。若未得隙。會接司馬懿班師奏報。燕王宇便向叡請旨。令懿仍回鎮長安。叡已不

能治事。任令燕王主持。一夕叡氣喘不休。宇恐有急變。自去宣召曹肇等。與謀大計。獨

曹爽侍側未退。劉放孫資急排闥泣奏道。陛下若有不諱。後事果付托何人。叡慘然道。

卿尚不聞朕用燕王麼。故申奏道。先帝有詔。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有病。曹肇秦朗等

托詞入省。輒與宮人戲言。燕王並不監束。反擁兵宮外。不令臣等進奏。這與古時的豎

刁趙高。尚有何異。況太子幼弱。未能親政。外有強寇。內有僉壬。恐國家從此多事了。臣

久叨恩寵。不忍漠視。故敢冒死入陳。所謂庸受之愬叡不禁怒起。急問劉放道。卿以為誰可大

任。故見曹爽在旁。不便立異。便舉爽代字。資亦隨口贊同。獻即顧爽道。卿自思能勝任

否。爽汗流浹背。不能措詞。故急伸足躡爽。爽纔逼出一語道。臣臣願死奉社稷。曹其生此

庸兒何能保家放資又接入道。太尉懿才畧過人。可參大政。獻點首稱善。故便欲請旨召懿。適

值曹肇趨入。放資乃避出殿外。獻與語及召懿情事。肇涕泣固諫。引董卓事為戒。何不即引

書獻又覺心動。不願召懿。待至肇退。放資又即趨進。極言肇有異心。獻復依放言。囑令

草詔。故答說道。請陛下自作手書。獻歎獻道。我已病重。不能執筆。放竟取過文具。握住

獻手。勉強書詔。草草告成。便齎出大言道。有詔免燕王等官。不得再停殿省中。燕王字

性本溫和。當即出去。獻肇朗三人。亦無法可施。流涕歸第。故即令內使辟邪。馳召司馬

懿。懿見前後詔旨兩歧。料知宮中有變。星夜趕至洛陽。入宮求見。獻握懿手與語道。朕

忍死待君。今得相見。托付後事。我無遺恨了。否則懿志得攬權懿頓首受命。獻復召入齊秦二

王與懿相揖。又指齊王芳語懿道。這就是他日儲君。請卿審視。勿誤勿忘。懿非目盲應早認識又

教芳前抱懿頸。懿流涕道。陛下放心。難道不憶及先帝臨崩。曾將陛下囑臣麼。獻開顏

道。如此甚好。願卿與爽共輔此子便了。乃即立芳為皇太子。曹爽為大將軍。懿仍守官

太尉。輔導東宮。越宿獻即告終。曹爽司馬懿奉太子芳即位。芳年纔八歲。或謂係任

城王曹楷子。楷即彭子尊皇后郭氏為皇太后。追諡獻為明皇帝。葬高平陵。加爽懿侍中

中書令。總攝朝政。懿與爽共輔太子芳。芳年纔八歲。或謂係任城王曹楷子。楷即彭子。尊皇后郭氏為皇太后。追諡獻為明皇帝。葬高平陵。加爽懿侍中。

職銜并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一切興作皆托稱遺詔即令罷免便是懿罷人

心的爽懿各領兵三千人輪流宿衛權勢相埒惟爽年輕望淺常事懿如父每事諮訪手段

不敢專行懿亦伴為謙抑故尚得相安時有東平人畢軌南陽人何晏鄧颺李勝沛人

丁謚政有才名拔策干進魏主獻在位曾說他浮華躁競屏黜不用偏爽引為僚佐一

經秉政便相繼錄用視若腹心晏等即為爽畫策道國家重權不宜輕委異姓今可入

白天子加懿為太傅外示推重內慎防維此後尚書奏事先白大將軍免為懿所牽掣

大權庶不致旁落了為爽畫策看似盡心實欲以傀儡待爽爽聞言稱善遂推懿為太傅且舉弟羲為中

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又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即令何晏代任進鄧

颺丁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拔茅連茹交相慶賀黃門侍郎傅嘏

密語爽弟曹羲道何平叔晏字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將來必搖惑君門幸轉達大將軍

毋輕委任羲即將報言告爽爽方恃晏為心膂恣肯信嘏反說嘏從中讒構把他黜免

嗣復出盧毓為廷尉尋且罷官眾論多為毓訟寃乃更用毓為光祿勳大將軍長史孫

禮亮直不撓為晏等所嫉忌出為揚州刺史司馬懿冷眼旁觀早已窺透情隱但因爽

尚存禮貌姑與周旋不加干涉這是鄭莊公待段秘訣越年改元正始遷中書監劉放為左光祿

大夫中書令孫資為右光祿大夫定是司馬懿薦舉又越年孟夏爽與何晏等選色徵歌飲酒作

後漢通俗廣義 卷十 第九十六回 二十八 上海會文堂印行

樂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由門吏入報道吳兵三路入寇警報已到過數次爽不禁失色道有這等事麼看米只好請太傅主張急來抱佛脚何晏等亦計無所出但促爽入朝

與司馬懿會議軍情爽不得已離席出門趨至朝堂朝中侍臣亟向爽問計爽謂須待

太傅計事當下遣人往迎司馬懿誰知懿托辭有疾不肯到來爽惶急無措忙入見少

主芳請旨召懿懿尚諉諸曹爽謂侯臣疾少愈便當入朝樂得罷點架子爽更覺着急再使光

祿勳盧毓實詔向懿問計懿纔出答道巧波為淮南要衝現由將軍王陵把守可以無

憂惟樊城相中兩處相請為祖必須大將往援方能却敵毓還朝覆旨朝臣屬望曹爽勸令

東征爽未經大敵不敢出師轉眼間已越數日樊城被吳將朱然圍住相中亦為諸葛

瑾所攻連章告急許洛兩都人心惶惶司馬懿乃自稱病愈出議軍事時乎時乎適值王陵

報捷擊退吳將全琮淮南解嚴吳兵三路分寫又是一種筆墨懿進議道相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

城被圍逾月緊急萬分大將軍方握兵權奈何坐視不救哩還要推與曹爽爽無詞可答只好

自說無才特候太傅定奪何晏在旁發言道樊城堅固易守難攻敵眾屯兵城下不戰

亦疲但用長策制御自足屈人懿微哂道疆場騷動主少國疑不乘此時出師却賊如

何安定社稷大將軍能往則往如若不能懿年雖老願督軍一行明明是真落落曹爽朝臣聞懿

願出師當然贊成懿即調動人馬剋日南征少帝芳親率百官送至津陽城門外懿拜

別而去。纔經旬月。便得捷書。樊城解圍。吳兵夜遁。相中亦擊退吳人。於是宣詔班師。太傅司馬懿振旅而還。獻俘行賞。又有一番張皇氣象。毋庸細述。獨曹爽相形見拙。未免減色。鄧騭李勝。勸爽相機立功。方足敵懿。事有湊巧。聞得蜀大將軍蔣琬。進任大司馬。出屯涪城。謀襲魏境。爽即聽騭勝等言。自請伐蜀。司馬懿謂蜀未進兵。何用勞師。因復遷延了兩三年。是時蜀后張氏已歿。更立后妹為繼后。長子璿為太子。次子璠為安定王。改建興十六年。為延熙元年。車騎將軍吳懿。又病亡出缺。諸軍皆歸蔣琬節制。監軍姜維為副。琬與維分駐漢中。及涪城。至延熙六年。琬抱病甚重。因令姜維屯涪城。另簡鎮北大將軍王平。往守漢中。魏曹爽得此消息。復擬攻蜀。還有征西將軍夏侯玄。為爽姑子。附和爽議。慫恿興師。司馬懿再出勸阻。爽不肯從。乃於魏正始五年。即蜀延熙六年。春日發兵。與玄會師長安。計得十餘萬眾。踰駱谷。逼漢中。聲焰甚盛。蜀兵在漢中駐守。不滿三萬。諸將各有懼色。擬嬰城固守。靜待涪城援軍。鎮北大將軍王平。獨宣言道。此去涪城約千里。援兵怎能驟至。倘賊眾攻入陽平關。就為大患。不可不防。說罷即遣護軍劉敏引兵萬人。往據興勢山。多張旗幟。縱亘百里。興勢山為關口保障。與關內互相呼應。便成重鎮。魏兵為興勢所阻。不能前進。長安運餉多艱。沿途跋涉。非但役夫奔命。輒致道亡。甚至牛馬亦相繼僵仆。爽與玄屯兵月餘。糧食將盡。寸籌莫展。玄復接懿

手書內稱春秋責大德重興勢至險已為蜀兵所據萬難進兵若再不知退恐必致覆

軍究由何人負責故先咨照等語明見萬里究竟要算此老玄即將懿書轉告曹爽爽未肯遽

歸忽由探馬人報蜀已任尚書費禕為大將軍統兵來援爽知不可敵方與玄議決退

師還至三嶺沈嶺街嶺分水嶺為漢中入略谷通道嶺間已滿布蜀兵旗幟上面表明漢大將軍費宇樣

嚇得魏兵人人膽怕個個心寒爽到此無路可走只得令玄為先鋒自為後應硬着頭

皮麾兵過去接連衝突數次纔得殺開血路越嶺奔回所有輜重甲仗拋棄殆盡十萬

人喪亡過半狼狽還都徒為司馬蜀大將軍費禕奏凱還朝受封成鄉侯將琬本兼益

州刺史因見禕才略冠時固讓州職乃令禕兼刺益州侍中董允代禕為尚書令佐禕

輔政越年蜀太后吳氏壽終接連是大司馬將琬尚書令董允得病去世蜀人稱諸葛

亮蔣琬費禕董允為四賢相亦號四英至是惟禕尚存禕用選曹郎陳祗為侍中祗多

技巧好行小智與黃門丞黃皓相暱皓素來便佞見寵後主惟畏一公忠體國的董休

昭林昭即董允字董歿後皓無所忌憚又由陳祗入侍遂得朋比為奸且後主從此親政擢皓

為中常侍親小人遠賢臣諸葛公苦口垂箴終成空論免不得日就傾頹了令人三嘆且說

曹爽旋師後不知引咎仍任首輔少主芳雖已加元服立后甄氏究竟年齡尚稚不過

十五六歲未識賢愚郭太后深居宮中守着曹丕遺詔不預外事魏黃初三年詔令羣臣不得奏事太

后后族不
得輔政

所以曹爽喪師。無人糾劾。爽起得專恣。植黨營私。驕奢無度。郭太后稍有違

言。爽即徙太后居永寧宮。派人管束。且至宮中搜尋美女。見有姿色可人。不論他曾否

召幸。便即取去。魏主廢身後遺妾。封過才人。也被爽強取數名。藏入虛室。輪流姦淫。

得內無
怨女

他如飲食衣服。僭擬天子尚方。珍玩充收府中。又建重樓畫閣。雕宇峻牆。畫與

私黨縱飲。夜與姬妾交歡。真箇是事事稱心。無求不遂。爽弟羲深以為憂。屢次泣諫。爽

終不從。有時與弟訓彥等。出外遊畷。日暮不歸。司農桓範進諫道。將軍總萬機。典禁兵

不宜與兄弟並出。若有人閉城拒絕。誰為納入。還乞三思。爽瞋目道。何人敢為此事。汝

太多心。範無奈趨退。獨太傅司馬懿。又復稱疾。累月不出。河南尹李勝欲回官故鄉。求

爽表薦。爽即表勝為荊州刺史。勝向懿辭行。見懿擁被卧着。令二婢左右分侍。目眊口

蹇。似乎不省人事。勝連叫數聲。纔應響道。汝為何人。勝答語道。河南尹李勝。今奉詔命。

調為荊州刺史。特來拜辭。不意太傅竟病體至此。懿為喘息道。并州麼。君句君受屈此

州。地近朔方。須好好防備。勝急說道。當刺本州。并非并州。懿故意錯說道。君從并州來

麼。勝復答道。現奉調為荊州刺史。懿纔大笑道。年老耳聾。未解君言。君今還官本州。威

德壯烈。好建奇勳。可惜我死在旦夕。不得復見了。勝復以吉人天相為解。懿歎歎道。人

生總有一死。只我子師昭兩兒。才淺識短。還望君等念我舊情。代為照拂。且請將我意

代達大將軍說至此聲帶嗚咽。旁顧二婢。用手指口似作渴狀。

唐他裝做

一婢取湯與飲。懿

將口就湯不能盡吸。流下露襟。一婢忙取襟揩拭。累得懿不堪疲乏。氣竭聲嘶。

活像將死精狀

勝不便再說。因即告辭。當由懿子師昭二人送出門外。勝飛馬至曹爽家。向爽報告道。

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可無再慮了。爽亦大喜。勝別過曹爽。自去赴任。何晏鄧颺

等聞懿病篤。無不開懷。平原人管輅雅善卜易。遠近著名。晏延至家內。與輅論易。鄧颺

亦聞聲趨至。列座傾聽。約閱片時。便問輅道。君自謂善易。何故語中不及易義。輅應聲

道。善易不言易。晏含笑贊輅道。可謂要言不煩。但我有疑慮。煩君一下。輅問有何疑。晏

與語道。我位可至三公否。且連日夢見青蠅聚鼻。突為何兆。輅接口道。這亦何必卜易。

從前元愷輔舜。周公佐周。並皆和惠謙恭。享受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人鮮懷德。徒多

畏威。恐非小心求福的道理。且鼻為天柱。與山相似。高而不危。貴乃長守。今夢集青蠅。

適被沾染。亦非吉兆。位峻必顛。輕豪必亡。願從此衆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

青蠅可驅了。

然有至理

颺嘲笑道。這也不過是老生常譚。輅復應聲道。老生見不生。常談見

不談。說罷。便拂袖徑去。路過舅家。為述與何鄧二人語意。舅驚問道。何鄧方握重權。汝

奈何。出言唐突。輅怡然道。與死人語。何必避忌。舅又問道。何謂死人。輅詳解道。鄧颺行

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

精爽烟浮。容若稿木。此為鬼幽。眼見得死期將至。怕他甚麼。一日勇高是不信。斥輅為

狂。輅亦自歸。那知過了殘年。果然應驗。竟如輅言。魏延熙十二年正月。少王芳出謁高

平陵曹爽兄弟。及私黨並隨駕出都。獨司馬懿稱病已久。未嘗相從。爽總道是懿病將

死。毫不加防。那知懿與師昭二子。已經伺隙多日。此番得着機會。當即發難。勒兵閉城。使

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曹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義營。然後入白郭

太后。只言爽奸邪亂國。應該廢斥。郭太后為了遷宮一事。頗恨曹爽。當即允議。太尉蔣

濟尚書令司馬孚。為懿草表。由懿領銜劾爽。使黃門齎出城外。往奏少主。懿自引親兵

詣武庫取械授眾。出屯洛水橋。爽有司馬魯芝。留住大將軍府中。驀聞變起。即欲出城

見駕。商諸參軍。卒故做狐疑不決。轉詢胞姊辛憲英。憲英為太常羊耽妻。秀外慧中。談

言多中。既見故跟踉進來。便問何事。故急說道。天子在外。太傅謀變。我姊尚未聞知麼。

憲英微笑道。太傅此舉。不過欲殺曹大將軍呢。故又問道。太傅可能成功否。憲英道。曹

將軍非太傅敵手。成敗可知。明於料事可謂女諸葛故復問道。如姊言。故可不必出城。憲英道。怎

得不出。職守為人臣大義。常人遇難。尚思顧卹。況為人執鞭。事急相棄。豈非不祥。我弟

但當從眾便了。故即趨出。與魯芝引數十騎。奪門徑去。早有人報知司馬懿。懿因司農

桓範。素有知略。恐他亦出從曹爽。乃托稱太后命令。召範為中領軍。範欲應命。獨範子

謂車駕在外不可不從。範遂出至平昌城門。門已緊閉。守吏為範舊屬。司藩問範何往。範舉手中版相示。詐稱有詔召我。幸速開門。蕃欲取視詔書。範怒道。汝係我舊吏。怎得阻我。蕃不得已。開門縱範。範顧語蕃道。太傅謀逆。汝可速隨我去。蕃問言大驚。追範不及。方纔退回。司馬懿問範出走。急語蔣濟道。智囊已往。奈何。濟笑答道。駕馬戀棧豆。怎肯信任智囊。請公勿憂。懿即召侍中許允。尚書陳泰。使往見爽。叫他速自歸罪。可保身家。待許陳二人去後。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婉言相告道。君為曹將軍故人。煩為致意曹將軍。免官以外。別無他事。如若不信。可指洛水為誓。無非足牙痛咒大目亦依言去訖。那曹爽尚隨着少主。射鷹走犬。高興得很。忽有黃門馳至駕前。下馬跪呈。少主芳接受後。啟封覽表。但見上面寫着。

臣懿言。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謂太祖操高祖丕亦屬臣後事。皆為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變。臣當以死奉明詔。

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及殿中宿衛。皆易用私人。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疑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引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

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因救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否則即以軍法從事。臣力疾出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

少主芳閱罷。交與曹爽。爽目瞪口呆。面如土色。俄而魯芝平敵到來。報稱城門四閉。太傅懿出屯洛水橋。請大將軍速定大計。爽與兄弟等商議。俱無良策。可巧桓範亦到下馬語爽道。太傅已變。大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兵討逆。爽皇然道。如卿言。我家屬盡在城中。必遭屠戮了。真是驚馬範見爽當斷不斷。又顧語義道。若不從範言。君等門戶豈

尚能保全。試想匹夫遇難。還想求生。今君等身隨天子。號令四方。誰敢不應。奈何自投死地呢。義亦默然。範復進議道。此去許昌。不過一宿可至。關南有大將軍別營。一呼即應。所憂惟有穀食。幸範帶有司農印章。可以徵發。事在急行。稍遲便要遇禍了。道言甫畢。許允陳泰又至。傅達懿言。請爽兄弟歸第。可保身家。爽更覺滋疑。未幾。又由尹大

目馳至。謂太傅指洛水為誓。但要大將軍免去兵權。餘無他意。爽信為真言。稍展愁眉。時已天晚。便留宿伊水南岸。發屯田兵數千名。聊充宿衛。自在帳中。執刀徘徊。直至五鼓。尚無把握。範入帳催逼道。事已燃眉。何尚未決。爽舉刀投地道。我雖免官。尚不失為富家翁。林範大哭出帳道。曹子丹即曹也算好人。奈何生汝兄弟。愚同豚犢。我不意到

了今日。坐汝族滅哩。待至天明。爽竟白少主自願免官。并把大將軍印綬解付董允。陳

奉賚還洛陽。主簿楊綜慌忙諫阻道。公扶主握權。何事不可為。怎可輕棄印綬。徒就東市呢。爽尚自信道。太傅老成重望。諫不食言。賦遂將印綬付給許陳自去。爽兄弟奉王

還宮。懿當先迎駕。且聽令爽等還家。是夕即由懿遣兵圍住爽第。越日即由廷尉奏稱。謂已拏訊黃門監張當。却將先帝才人私送爽第。且與爽兄弟三人及何晏鄧颺丁謐

畢軌李勝等一同謀反。約於三月間舉事。司農桓範知情不報。應該連坐。於是分頭拏捕。結果是一同下獄。陸續斬首。並夷三族。桓範之死實由管輅畫策並非出城之過魯芝辛敞楊綜三人亦

為有司所收。獄成重罪。懿獨慨然道。彼三人各為其主。不必處刑。仍是籠絡人心當下釋出三人。使復舊職。辛敞出獄自嘆道。我若不謀諸我姊。險些兒陷入非義了。小子有詩讚辛

憲英道。

變起爭權事可知。教忠仍使守綱維。羊家智婦辛家姊。留播千秋作女師。

還有一位烈婦。也是揚名彤史。千古流芳。欲知烈婦為誰。下回再當報明。

曹爽一庸奴耳。不度德。不量力。竟以一時之微倖。入為首輔。就使小心謹慎。猶難

免覆餗之凶。况淫奢無度。酒色是耽。何晏鄧颺諸人。毫無偉略。引為謀士。兄弟中

僅一曹義。猶有一隙之明。而爽不肯從。其能保家保國乎。當日即無司馬懿。吾知

爽亦未必不亡也。惟懿之奸雄。不亞曹操。始則縱爽。繼則驟爽。終則拒爽。玩爽於

股掌之上。卒使爽無噍類。何居心之陰鷲若是。然回憶操之欺人。與懿略符。天生一操。又生一懿。正冥冥中之巧為安排。於爽乎何恤也。而後世之機械變詐者。可知所返矣。

第九十七回 猛姜維北伐喪師

老丁奉東興殺敵

却說曹爽被誅。禍及宗族。無論男婦老幼。一概喪生。惟爽從弟文叔早亡。妻夏侯氏青年無子。乃父夏侯文寧欲令女改嫁。女名令女。號泣不從。甚至截耳出血。誓不他適。及爽被誅。令女適歸寧母家。不致累及。文寧方為梁相。上書與曹氏絕婚。又使家人諷女改嫁。令女伴為允諾。悄悄的趨入寢室。取刀割鼻。蒙被自卧。女母迭呼不應。揭被審視。血滿牀席。不禁大駭。家人忙為敷藥。且勸解道。人生世上。如草上輕塵。何苦出此。況夫家夷滅已盡。尚與何人守節呢。令女泣語道。仁人。不以盛衰改節。義士。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及今衰亡。便思背棄。這與禽獸何異。我寧死不肯出此。貞範家人

聞言。無不感動。乃聽令守節。事為司馬懿所聞。也覺起敬。因使令女乞子自養。為曹氏

烈女足
林奸雄

後。還有晏妻金鄉公主。係是操女。為操妃杜夫人所出。性情端淑。夙有賢名。晏

自詡風流。雅好修飾。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無丈夫氣。時人號為傅粉何郎。惟性亦漁色。又嘗嗜酒。日與曹爽等為長夜飲。不問家事。金鄉公主歸語母杜夫人道。晏為惡日

甚恐難保身家。杜夫人還疑公主妒忌。笑言詰責。誰料晏閱時無幾。竟至殺身。晏有一男。年纔五六歲。由杜夫人取匿宮中。遣人向司馬懿緩頰。請勿連坐。懿素聞公主賢明。并看公主同母兄弟。沛王林情面。乃赦他母子。不復加誅。但晏好清談。與夏侯玄荀爽王弼等引為同調。雖身已受戮。尚煽餘風。魏晉清談的流弊。實自晏始。特誌禍根這且慢表。且說司馬懿計殺曹爽。得專政權。光祿大夫劉放孫資等。咸稱懿有大功。應升任丞相。并加九錫。少主芳不敢違議。便使太常王肅。費冊授命。懿固辭不受。方將冊命收回。是年改元嘉平。即蜀漢延熙十二年。後主禪進監軍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祿尚書事。維具有膽略。嘗欲繼丞相亮遺志。北伐中原。獨費禕不以為然。隱加裁制。但使維統兵萬人。不令逾限。且與維相語道。我等才智遠不及丞相。丞相尚未能戡定中原。何況我輩。不如保國安民。靜待能人。今不可希冀僥倖。輕舉妄試。一或挫失。後悔無及了。未始非持重之言

維因權在禕手。不便與爭。只好蹉跎過去。會有一魏將奔入蜀境。叩關請降。自述姓名。叫作夏侯霸。當由關吏報知姜維。維驚疑道。霸係夏侯淵次子。與蜀有讎。何故前來乞降。莫非懷詐不成。蜀死於定軍山事見前卷。維係魏人。應該知霸履歷。遂囑關吏嚴行盤詰。嗣接關吏覆報。

纔知霸為曹爽外弟。官拜護軍。歸魏征西將軍麾下。爽被誅後。玄奉召入朝。改派雍州刺史郭淮代任。霸與淮有隙。又恐坐爽親黨。必將及禍。不得已奔入蜀中。路過陰平。

倉皇失道。甚至隨身糧盡。殺馬為食。步行荆棘。履穿足破。千辛萬苦。始得入蜀。逃生。既已情真語確。當然由維召入。霸跪伏地上泣訴前情。維親為扶起。用言撫慰。復引霸入見後主。後主亦慰勞一番。令為維參軍。霸拜謝而出。維問霸道。司馬懿專政。未知他來窺我國否。霸答道。懿方營立家門。無暇顧及外事。惟鍾士季年少有才。他日得志。必為蜀患。維問鍾士季為誰。霸謂故太傅鍾繇子。現為秘書郎。維聽到此語。乃欲先機伐魏。遂上表固請。奉詔出師。夏侯霸隨維同行。到了雍州境內。審視地勢。見有麴山可據。即引兵佔住。分築二城。使部將勾安李韶居守。自募羌胡遺眾。往略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急令雍州刺史陳泰往攻二城。泰發雍州兵前往。把二城團團圍住。令他水汲不通。城中無水可取。將士枯渴。虧得初冬下雪。融作飲料。尚得苟延殘喘。維聞二城被困。引兵趨救。方至牛頭山。即被陳泰阻住。泰才識鍊達。料知維軍未援。必過此山。故就山設壘。親自守候。維連日攻撲。終不能克。突有探騎入報道。魏將郭淮前來援泰。先驅已渡過洮水了。維盪復侯霸商議道。郭淮進至洮水。定來截我歸路。如何是好。霸皺眉道。看來不如速退。免得喪師。維乃令霸先行。自為斷後。星夜退歸。那麴山二城待援不至。守將勾安李韶無術圖存。只好降魏。姜維初次出師。使喪二將不利可知。獨維還入漢中。心下未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七回

三十四

上海會文堂印行

尚且叢勝。還有何心外略。所以對着蜀使。模糊應付。當即遣歸。自從吳主權稱帝以來。

差不多有二十餘年。初次紀元黃龍。越三年改號嘉禾。又越六年改號赤烏。又越十三

年改號太元。權元妃謝氏無出。納妾生子。長名登。次名慮。登已立為太子。慮未冠而亡。

權有外弟徐琨。女新寡。貌美無雙。為權所羨。復納為妃。琨父名真。真妻為權姑母。琨女初嫁陸尚。尚卒。乃為權妃。事見

傳謝氏恚恨成病。不久即歿。權使徐氏撫養子登。登得為太子。羣臣請立徐氏為后。偏

後宮又有步氏。袁氏及王氏兩夫人。步氏亦有妾色。與徐氏可稱伯仲。徐氏性妒。步氏

量宏。故權復右袒徐氏。終至后位不定。步氏無子。只生二女。長名魯班。小字大虎。前配

周瑜子循。後適全琮。次名魯育。又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適劉纂。何孫氏多再醮婦至徐氏病歿。

步氏因未曾生男。亦不得為后。袁氏即袁術女。品性最良也。無子嗣。步氏又不幸疾終。

權欲立袁氏為后。袁氏以無子固辭。兩王夫人。一生和霸二子。一生子休。後來權復得

一犯女漆氏。橋小玲瓏。使充妾媵。幾度春風。生子名亮。赤烏四年。太子登卒。和依次立

為太子。和弟霸受封魯王。羣臣謂母以子貴。應立和母王氏為后。權頗欲依議。那知全

公主即魯班與和母有嫌。屢進讒謗。權竟信女言。常責和母。和母王夫人無從辨白。憂鬱

致死。和亦因此失寵。和弟霸為權所愛。與和同居東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上書諫諍。權

乃命分宮別僚。二子自是生嫌。霸陰謀奪嫡。文結朝臣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人。讒

構乃兄。權漸為所惑。嫉和益甚。上大將軍陸遜。已代顧雍為丞相。仍守武昌。聞得太子兄弟不相和協。因上書切諫。略言太子正統。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然後上下得安。權置諸不理。遜書亦數上。仍無影響。太子太傅吾粲請遣魯王出鎮夏口。并出戍楊竺等。不准留京。詞尤激切。反觸權怒。霸竺乘間譖粲。粲憤無可訴。致書陸遜。自鳴不平。偏又被霸竺所聞。誣他交通外臣。蓄謀不軌。竟致下獄斃命。權復遣使責遜。遜年已垂老。禁不住連番憤悶。也即病終。遜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權召抗入問。抗陳乃父苦衷。聲淚俱下。權稍稍感悟。纔知霸竺所言。不情不實。於是霸寵亦衰。後宮裏面的潘夫人。尚在華年。獨承恩寵。眼見和霸二子。俱已失愛。樂得乘機獻媚。為子謀儲。且與全公主往來日密。并納公主姪孫女全氏為子婦。權可納姑母孫女為妃。亮亦何妨娶阿姊之姪孫女為妻。於是彼此益親。日在吳主權面前。譏毀和霸。勸立幼子孫亮。權內惑寵妃。外信愛女。遂欲廢和立亮。密語侍中孫峻。道子弟不睦。恐將蹈袁氏覆轍。指袁譚袁尚若使朕不為變計。後患且無窮了。峻為權叔父孫靜曾孫。有姊為全尚妻。尚女嫁亮。親上加親。當然袒亮母子。贊成權議。惟權雖有此言。尚因廢儲事大。難免眾謗。復延宕了好幾年。赤烏十二年間。右大司馬全琮病歿。全公主又致守孀。年近四十。還是好淫。因孫峻壯年偉岸。即多方勾引。與他私通。乃母步氏以仁惠稱。不意生此壞女。兩下裏暗地綢繆。密商長策。決擬將太子和粹去。改

立孫亮。方好。久圖富貴。安享歡娛。未必峻入侍吳王時。遂肆意誣讖太子。惹動吳王宿嫌。

竟將太子和幽錮別室。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固諫不聽。兩人泥首自縛。連日

伏闕請救太子。終不見許。無難營軍督陳正五營軍督陳象。吳置左右無難營又置五營各設軍督上書

切諫。反致族誅。據與晃且被牽入殿。各杖百下。謫據為郡丞。晃歸里。太子和被廢為

庶人。徙置故鄣。魯王霸亦同時賜死。霸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一體受誅。遂立少子

亮為太子。亮母潘氏居然被象服。著單衣。進位皇后。統掌吳宮。吳王改年太元。便是為

了冊立潘后。有此特舉。惟潘后得如所望。免不得恃寵生驕。比那前時的柔媚情形。迥

不相同。吳王權亦照透三分。始悟太子和無辜。轉生憐惜。是年八月朔日。天空中忽起

大風。江海洶涌。平地水深八尺。吳王先陵所種松柏。盡被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

倒插路旁。權因此受驚成疾。月餘不能視事。到了仲冬。纔覺少瘥。乃親祀南郊。途次又

冒風寒。及還宮後。復至患腫意。欲召和入侍。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力言不

可。方纔罷議。好容易接過殘年。權病不能起。命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王夫

人子休為琅琊王。使居虎林。還有一子名奮。乃是後宮中仲姬所出。年比太子亮少長。

授封齊王。使居武昌。過了月餘。權稍有起色。有司奏稱鳳凰來儀。乃復改年神鳳。不料

皇后潘氏。遽爾暴亡。權力疾往視。見潘項下有痕。舌不能藏。料有他故。因令左右秘密。

調查。嗣得察出破綻。乃是潘后待下甚暴。各有怨言。他見權老病垂危。即使宮人出問。中書令孫弘。考察漢吕后稱制故事。宮人因潘后臨朝。必好殘殺。不如先機下手。俟他夜間熟睡。竟將他項中搯死。權亦知他咎由自取。但看到慘死情狀。不免悲憤交并。乃將與謀行兇的宮人。殺死數名。嗣是心緒不寧。病益沉重。又拖延了兩三月。氣絕身亡。壽已七十有一。太子太傅諸葛恪。太常滕胤。中書令孫弘。侍中孫峻。將軍呂據。竝受顧命。立太子亮為嗣主。夾輔朝政。弘與恪積不相容。意欲矯詔誅恪。商請孫峻。峻反向恪報知。恪遂誘弘議事。把他殺死。然後為權發喪。追諡權為大帝。亮既嗣位。改元建興。進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孫峻以下。俱進爵有差。恪為諸葛瑾長子。少年穎悟。詞辨過人。權聞名召見。欲試恪才。特遣人牽入一驢。用筆題面云。諸葛子瑜。子瑜就是瑾表字。瑾面似驢。故以此為戲。天子無戲言。權以驢戲瑾亦太失體。恪即跪請道。乞賜筆更添二字。權將筆給恪。恪在諸葛子瑜下。添入之驢二字。舉座稱奇。權亦為稱賞。便把驢賜恪。恪年甫弱冠。便拜為騎都尉。太子登賓友。已而升任撫越將軍。出平山越。更擢任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望重一時。惟瑾謂恪非保家子。引為深憂。及瑾病歿。恪自矜才智。好陵上位。丞相陸遜。輒貽書相誡。恪不少悛。既而遜又去世。恪竟得為大將軍。代領遜眾。駐節武昌。吳王權病篤。召恪受遺。恪遂為首輔。欲收時望。緩逋責。除關稅。宣布惠澤。遠

近騰驪。乃修築東興隄。左右倚山夾築兩城。隄在巢湖東面。久廢不治。恪恐湖水泛溢。并為吳魏衝道。故集衆興修。使全端留略二將。分守二城。復因休奮二王。封地瀕江。關係重要。恐他據境謀變。特將琅瑯王休。徙封丹陽。齊王奮。徙封豫章。奮不肯遵行。由恪致牋恫嚇。然後遷往。恪有族叔諸葛誕。任魏為征東將軍。聞吳修隄築城。當即詳報魏廷。請先機伐吳。時司馬懿已死。長子師。進任撫軍大將軍。代父執政。頗善誕言。再加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各獻軍謀。力主東征。師遂令諸葛誕集兵七萬。會同胡遵。直攻東興。又遣王昶攻南郡。毋丘儉攻武昌。三路進發。探報馳達江東。諸葛恪忙率同將士。晝夜兼行。往救東興。吳冠軍將軍丁奉。老成鍊達。願為前驅。恪令他將呂據留贊。唐資三人。引兵二萬。與奉竝進。自率二萬人為後應。奉向呂據等中議道。兵多行緩。若被賊據險。難與爭鋒。我宜速往。君等隨後接應。方可無虞。說着遂率麾下三千人。輕舸前行。順風揚帆。兩日餘。即達東關。據住徐塘。魏將胡遵。已在湖濱築造浮橋。渡過軍士。結營東興隄上。分兵攻撲兩城。三日不下。適值天寒雨雪。未便急攻。遵高坐營中。與將位置酒豪飲。聞得吳兵來援。乃遣將探望。返報吳兵寥寥。不過二三千人。遵不以為意。仍然暢飲。彷彿酒鬼但命兵士數百人。守住營門。丁奉見魏兵未出。即攏船近岸。願諸部眾。道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願諸君努力。說着。即脫去戰袍。輕裝

持刀一躍登陴。兵士亦相率解甲。甚至袒裼露臂。左執楯。右執刀。隨奉上岸。魏兵瞧着。以為天寒至此。不戰先僵。相率大笑。誰知丁奉用刀一揮。衆皆躍踴。直撲魏營。魏兵始倉皇入報。魏前部督韓綜。桓嘉起座出戰。搖頭擺腦的趨至營外。曲摹醉態可巧碰着丁奉一刀砍來。正中韓綜頭顱。倒斃地上。綜係東吳叛將。屢為吳害。奉正欲梟取首級。不防桓嘉一戟刺來。虧得奉眼明手快。用刀格開。嘉酒尚未醒。倒退了兩三步。被奉趨前一刀砍傷左肩。又復倒地。魏兵見兩將畢命。統皆逃入營中。奉得從容梟首。虜兵再進。三千吳兵衝入魏營。胡遵即上馬對敵。那禁得吳兵利害。所向無前。慌忙棄去前屯。退入後寨。可巧吳將呂據留贊。唐咨等陸續殺到。眼見得魏兵駭走。連後寨都不能保守。你貪生我怕死。紛紛向浮橋渡回。人多橋壞。溺死了好幾萬人。胡遵飛馬先走。倖得逃命。所有輜重甲仗。盡被吳兵搬歸。魏將王昶毋邱儉。接得胡遵敗報。也燒屯退回。諸葛恪行至東興。賞勞諸將。奏凱還朝。特將叛將韓綜首級獻入大帝廟中。聲罪報功。恪得加封陽都侯。領荊揚二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越年。恪復欲出兵伐魏。羣僚固諫不從。當即遷司馬李衡。西行至蜀。約同舉兵。蜀大將軍費禕。方被降將郭修刺死。將佐多不願出師。獨衛將軍姜維有志北伐。以為有機可乘。不行何待。乃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進圍狄道。諸葛恪得李衡歸報。也領兵入淮南。環攻新城。魏大將軍司馬師。用主簿虞

松討使毋邱儉等堵禦吳兵。堅壁勿戰。另檄征西將軍郭淮。雍州刺史陳泰。盡發關中士卒。速援狄道。淮與泰奉檄馳援。甫抵洛門。那姜維已探知消息。自恐糧食不繼。檄圍引去。諸葛恪却尚屯兵新城。連日督攻城。將陷。守將張特佯為乞降。只言魏法須守城百日。方可出降。家族免罪。今被圍已九十餘日。乞恩許滿限。然後開城拜納等語。恪信為真言。飭兵緩攻。不意特乘夜修城。補闕完殘。至次日登城大呼道。我情願闕死。豈肯降汝吳狗。

特為一半之稱。牛固不宜事狗。

恪聞言大怒。再飭攻城。竟不能克。軍士銳氣已衰。更兼天

氣蒸悶。多半遇疫。死亡相繼。恪尚虐待將士。說他不肯盡力。眾益離散。魏將毋邱儉等且乘敵進。援吳兵大恐。不戰自潰。恪也只好逃歸。沿途散失軍械。不可勝計。於是吏民失望。怨讟交乘。恪不自引責。反苛求將吏過失。或誅或黜。累日不絕。且恐他人暗算。累得精神恍惚。寢食不安。先是恪出兵淮南。整裝將行。忽有一人滿身素服。趨入閣中。內史問為何事。那人謂至寺院迎僧。為親超薦。不意誤走至此。內史將他叱出。轉語外門守卒。俱言持械把門。並不見有一人進來。大眾都為詫異。及出行後。舟車左右。時有白虹環繞。家中廳屋棟梁。無故自斷。家人都目為不祥。替恪擔憂。恪却安然歸家。總算幸事。但與恪語及。恪也驚覺心。一日早起盥洗。聞水中有血腥氣。連易數盆。血腥如故。待至戴冠加衣。衣冠上亦有腥氣。正驚疑間。忽侍中孫峻。貴詔到來。召恪入宴。恪亦防有

他變。詐言腹疾，不便飲酒。峻忙說道：「天子設宴宣召，欲與太傅共議大事，請太傅力疾一行。」若因御酒不便下飲，儘可自賣藥酒，隨身帶去。以詐應詐恪因峻素來親信，計畫周到，料無他謀。乃令峻先行，自易朝服出門。門內秦有黃犬，突至恪前，銜住恪衣。恪愕然道：「犬不欲我出門麼？」乃還坐片刻，少頃復出。犬銜衣如故，恪不禁動怒道：「犬亦敢來戲我麼？」遂令衛士將犬趕出。登車入朝，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為恪爪牙，呈遞密書，勸恪毋入。恪省書欲歸，適遇太常滕胤問將何往。恪以腹痛甚劇為辭。胤答道：「既已到此，應該一見主上，方可告歸。」恪躊躇多時，又由孫峻出來敦促，乃劍履上殿。這一番有分教：

列席未終頭已落

覆巢以下卵無完

恪既入殿，究竟有無禍變，試看下回便知。

姜維之主張北伐，欲繼諸葛遺志，非不足嘉。所惜者有志乏才耳。費禕陰加裁制，不令與師，亦為知己知彼之論。然伐亦亡，不伐亦亡。諸葛武侯之後，出師表詳哉言之。天不祚漢，武侯阻於中壽，姜維才不逮武侯，而又輔佐無人。此北伐之所以寡效也。牛頭山一役，未得寸土，既喪二將，先聲已挫。後事可知。蜀其尚能長存乎？孫權承父兄遺業，任才尚計，史謂其有勾踐遺風。乃內寵相尋，晚年益憤，廢長立幼，亂本已成。諸葛恪孫峻諸徒，皆不足托孤寄命，而權則倚為心膂，囑令輔政。恪

修繕湖隄。築城自固。尚為保境之良策。東興破敵。功由丁奉。班師東返。遽沐侯封。恪之幸也。乃小勝即驕。窮兵不已。至於新城頓挫。猶且不知引咎。作福作威。雖欲不亡。烏可得耶。語有之。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觀諸恪而益信。若孫峻則更不足齒矣。

第九十八回 司馬師擅權行廢立

毋邱儉失策致敗亡

却說諸葛恪劍履上殿。見過吳主孫亮。列席飲酒。恪辭不能飲。

無非防他下毒

孫峻即進言道。

太傅有藥酒帶來。何勿取飲。恪即命從人取入。放心酌飲。酒至數巡。亮托稱更衣。起座入內。峻亦如廁。脫去長袍。改著短服。懷刃趨出。大聲說道。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尚未出鞘。峻已一刀斫至。剝落恪首。散騎常侍張約。坐在恪旁。急掣恪劍。砍峻。峻向右一閃。稍傷左手。右手亟持刀劈約。約趨避不及。右臂中斷。殿側已先伏甲士。一齊突出。把約殺死。座上諸官。統皆驚走。峻復宣言道。恪謀逆已誅。餘人無罪。儘可歸座。大眾聽着。乃復留片刻。旋即辭去。峻令甲士昇出二屍。用葦席包裹。竹篾紮縛。投諸城外石子崗。一面遣令甲士往收諸葛恪妻孥。恪妻正在室中。見有一婢進來。帶着血腥。禁不住掩鼻詰問。婢忽躍起道。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冤乎不冤。道言甫畢。恪子竦建。踉蹌趨入。哭報乃父被誅。捕吏將至。請毋亟奔。恪妻聽了。也不及舉哀。慌忙出門登車。與二子逃出都門。偏被騎督劉承追至。把他圍住。盡行拏下。押還都市。一齊梟首。恪甥都鄉侯。

張震及常侍朱恩等。連坐處死。並夷三族。臨淮人臧均。表請收葬恪屍。辭多悽惻。乃聽。

令收埋。當時建業有童謠云。諸葛恪。盧葦單衣篋。鈞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即石

子崗別名。鈞落就是葦帶。至是謠言果驗。這謀殺諸葛恪的計議。出自孫峻。峻得受拜

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封富春侯。太常滕胤。本來預謀。且為恪子悚婦翁。因

乞辭職。峻笑語道。絲禹猶不相及。滕公為何出此。遂仍使守位。且進爵高密侯。南陽王

和妃張氏為恪甥女。峻為此收和印綬。且逼和自盡。胤可免罪。和何故受誅。和接到朝命。與張妃

泣別。張妃悽然道。吉凶當相隨。妾終不獨生。遂與和一同服毒。相繼畢命。和妾何氏。獨

嘆息道。若皆從死。何人撫孤。乃留育和子皓。德謙俊四男。皓即為東吳末主。後文再表。

且說魏主曹芳嗣位已十餘年。正始九年嘉平六年共十有五年。仍用夏正。一切政事。俱歸司馬氏裁決。

司馬懿前殺曹爽。威震朝野。到了臨死這一年。尚殺揚州都督王凌。及凌甥兗州刺史

令狐愚。說他謀立楚王彪。請旨賜彪自盡。並將諸王公錮置鄴中。派人管束。不准與郡

國交通。補叙之筆。及司馬師繼懿輔政。權過乃父。魏主芳年已逾冠。一些兒沒有主權。當然

不樂。嘉平三年。芳后甄氏病逝。越年立光祿大夫張緝女為繼后。緝不得與政。反令避

嫌家居。亦懷怨望。太僕李恢有子名豐。少有清名。為世所稱。獨恢嚴令約束。飭令閉門

謝客。與諸葛恪父子情迹相同。恢既去世。豐遂出為尚書僕射。司馬師且擢他為中書令。豐與夏侯

後漢通俗廣義

玄親善。玄自被召入都後。因為曹爽親屬。致削兵權。但得了一個太常職銜。居常怏怏。輒與豐秘密商議。誅司馬氏。為爽復讎。豐子詢得尚齊長公主。官拜給事中。父子常入侍宮廷。參預機要。魏主芳亦視為心腹。與語司馬氏專橫情狀。往往流涕。豐雖為司馬氏所拔擢。但心常屬夏侯玄。隱恨司馬師。更兼魏主涕淚相噴。因即一力擔承。願除權蠱。且使鶻轉告后父張緝。聯為指臂。緝當然相從。嘉平六年二月。魏主芳擬封後宮王氏為貴人。豐暗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敷。冗從僕射劉賢等。私下定謀。擬俟魏主臨軒。召誅司馬師。即令夏侯玄代為大將軍。張緝為驃騎將軍。就使司馬師被誅。尚有昭在計。亦未周。誰

知事機不密。為師所聞。立遣舍人全秉。引兵召豐。豐也知謀泄。不敢不往。既與司馬師相見。一再盤詰。豐不禁動惱道。汝父子包藏禍心。將圖篡逆。可惜我無力誅汝。死亦當為厲鬼以擊賊。師勃然大怒。便令武士執着刀環。猛擊豐腰。豐即刻暈斃。師遂遣吏收捕夏侯玄。及后父張緝。交付廷尉鍾毓。毓親自訊玄。玄正色道。我有何言。隨汝定讞罷了。毓乃令玄繫獄。自作讞詞。流涕示玄。玄不加辯論。當即點首。待至讞詞呈入。公卿等都憚師威權。不敢異議。遂將玄緝二人。斬首東市。玄顏色不變。引頸就刑。玄子韜。以尚主賜死。再執蘇鑠。樂敷。劉賢等。一體交斬。並夷三族。師意未足。帶劍入宮。見了魏主芳。便瞑目道。張女何在。芳戰慄道。誰為張女。師厲聲道。就是張緝女兒。芳起揖道。張緝有

罪該女並未知情。乞大將軍寬恕。皇帝去臉但亦愜及乃祖通宮時容師又說道：「逆犯女兒，就使未嘗知

情，亦豈可為國母。應該即日廢置，芳俯首無言。師竟逼令張后出宮，可憐張后毀妝易

服，哭辭魏主。由內侍擁出宮門，幽錮別室。與伏皇師方纔趨出，始令詞臣草詔廢去皇

后。張氏不到數日，張氏暴亡。想是被司馬師謀死了。毒通乃父魏主曹芳無法可施，只得冊

王氏為貴人。即將王氏續立為后。后父奉車都尉王夔遷官光祿大夫，受封廣明鄉侯。

但芳雖不能制師，始終懷疑。師亦心下忌芳，潛謀廢立。適蜀將姜維復出隴西，收降魏

狄道長李簡，進拔河間臨洮諸縣。司馬師接得警耗，擬請親弟安東將軍司馬昭引兵

拒蜀。當即入白魏主，請旨召昭。昭留守許昌，奉召入見。魏主芳至平樂觀，勞師中領軍

許允與魏主左右侍臣欲乘間殺昭，勒兵收師。當下密奏曹芳，芳亦允議。及昭入辭行，

芳見他威風凜凜，不由的膽戰心驚。因將密謀攔起，未敢遽發。偏昭乖刁得狠，微有所

覺，退白乃兄司馬師。師囑暫留洛陽，現察內外動靜。一時查不出甚麼確音，只有許允

屢次入內，與魏主背地私議，乃即誣他擅散官物，誦戍樂浪郡。且遣壯士黃夜追上，把

允刺死。手挽真袞會接隴右守將徐質軍報，與蜀兵連戰數次，擊死蜀將張嶷。蜀兵已退。

三次無功即從魏將口中敘過師樂得表留親弟，與議廢立事宜。昭恨戾不亞乃兄，極口贊同。師遂入

朝大會羣臣，首先倡議道：「今主上荒淫無道，衰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幾與漢昌

邑王相同。若長此守位，必危社稷。敢問諸公意見何如？羣僚竝皆畏師，只好隨聲附和。道：「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俱為安定社稷起見。今日事亦惟公命。師欣然道：諸公既以伊霍望師，師亦何敢避責呢？說着，即從袖中取出奏稿，令衆署名。衆見奏稿，是請命太后，說得曹芳如何昏愚，如何淫亂，明明是十有九虛，但欲違師命，必致誅夷。乃依次署說，使人呈入永寧宮。郭太后本不預外政，看到這般奏本，默不一言。師在朝候信，且與羣僚議定，將迎立彭城王據為嗣君。惟太后覆命好多時不見頒到，因再遣大鴻臚郭芝入問。芝馳至永寧宮，見太后與魏主芳對坐，竝帶怒容。芝竟顧芳道：大將軍欲廢陛下，改立彭城王。太后道：待我面見大將軍，從容決議。芝作色道：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已與羣臣商決，勒兵坐待，尚有何言？」簡直似太太后無詞可答，不禁淚下。俄而復有人馳入，手持齊王印綬，交與曹芳，令他退就舊藩。芳知不可留，拜辭太后，與郭芝同至殿中，別過百僚，出乘王車，竟赴故邸。為王無權，不如勿為。有幾個忠厚官員，送了一程。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亦未免歎歎。獨司馬師昂然自若，復使郭芝往索璽綬。太后與語道：彭城王據是武帝庶子，為先皇季叔，若果迎立，試問將我置諸何地？且明帝從此絕嗣，大將軍想亦未安。我意不如迎立高貴鄉公髦。髦係文帝長孫，明帝從子，準諸古禮。小宗應繼大宗，可與大將軍謹議。再來報我。芝聽了此言，倒也不便駁斥，便出告司

馬師師也。覺正論難達，只好依命。使芝再白太后，仍取璽綬。太后道：高貴鄉公小時，即由我見過。他既入嗣，我當親交璽綬便了。徒保璽綬也。是無益。芝復出告師，師乃遣使持節往迎。

高貴鄉公髦一面肅清宮禁，降王皇后為齊王妃，勒令出宮就郗。尊待曹髦到來，髦係

明帝弟。東海定王霖子。正始五年，受封高貴鄉公。年纔十四，既至洛陽，羣臣迎拜西掖

門。髦下車答拜，禮官謂不必答禮。髦正色道：我亦人臣，今奉太后徵召，未知何事，怎得

見了羣僚，便不答拜呢？十四歲便能如此聰慧可知。說着，即步行入殿。郭太后早已聞知，在太極殿

東堂坐待。及髦拜見後，囑咐數語，交與璽綬。髦固辭不獲，方受璽易衣，御殿登座。朝見

百官，即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

名，劍履上殿。其餘文武百官亦封賞有差。廢立既得，增封何妨？篡弒未幾，已是一年上元。慶賀方纔

告畢，忽報揚州都督毋丘儉與刺史文欽托名討逆，渡淮前來。司馬師方病目瘤，延醫

割治。在府養病，聞得此報，急召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等入議軍情。且

與語道：我本欲親征叛亂，可惜目瘤未愈，不能出行。鍾會起答道：此事非大將軍親出，

恐一時未能蕩平。王肅等亦贊成會議，師蹶然躍起道：諸君既勉我親征，我亦顧不得

目疾了。遂命弟昭兼中領軍，暫攝朝政，自乘軟輿督軍。命荊州刺史王基為監軍，向東

進發。基向師獻議道：淮南人民非真思亂，不過為儉等脅迫而來。若大軍一臨，必然瓦

碎。漢通俗演義卷十第九十八回四十一上海會文堂印行

解。基願統率前軍。速往平亂。師欣然依議。基即星夜進兵。先將南頓城據住。毋邱儉因王凌死後。代督揚州。素與夏侯玄李豐友善。玄豐受誅。儉亦不安。因與刺史文欽結交。欽本與曹爽同鄉。為爽所愛。乃得擢用。爽與玄豐二人。同為司馬氏所害。故欽儉並恨司馬氏。曹芳被廢。儉子旬請父與師。乘機討逆。儉乃矯托郭太后密詔。移檄州郡。號召兵馬。討司馬師。自率州兵渡淮。行至項城。探悉王基據守南頓城。乃就項城駐紮。使健足齋書至兗州。任招刺史鄧艾。艾字士載。籍隸棘陽。口吃不能急言。嘗自呼艾艾。少年喪父。為人牧牛。每見高山大澤。輒留心形勢。時人笑他為癡。獨同郡吏見他聰慧。給資使學。終得成材。初入為太尉掾。繼遷尚書郎。出參征西軍事。任南安太守。調擢兗州刺史。有所規畫。無不合宜。因此與鍾士季齊名。為鍾鄧二人入蜀張本此次接着儉使看罷米書。竟隨手扯碎。且將儉使斬訖。立率萬餘人趨樂嘉城。與師相應。師命鎮東將軍諸葛誕。由安風取出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由青州出蕪。宋地截儉歸路。自引兵往就鄧艾。適文欽進襲樂嘉城。猝與師遇。不戰即却。欽子騫年方十八。驍勇絕倫。獨無懼色。且請與欽夜襲師營。分兵夾攻。欽從東進。騫從西入。父子計議已定。待到夜半。騫率壯士至師營前。鼓噪殺入。師本善行軍。自有預備。當即傳令堅守營門。不准妄動。將士雖遵令守住。怎奈營外的喧聲愈響愈震。師病臥帳中。驚憤交并。急得目睛突出。痛不可耐。但又未

便呻吟強為鎮定。鬻被皆破。好容易挨至黎明。營尚未陷。那文鴛專待父至。兩路進攻。那知欽竟不到。日已高升。只得引兵退去。行未里許。後面來了許多追兵。統將乃是司馬班。鴛匹馬單鎗。回頭殺入。無人敢當。紛紛倒退。鴛乃復去。司馬班又麾兵追鴛。鴛返戰六七次。殺死班兵六七百名。班不敢再進。鴛乃徐徐引還。途次始遇見乃父。問明情由。係是夜間失道。不得已覓路歸來。鴛很是歎惜。父不及子奈何及還抵項城。毋邱儉已經遁去。原來吳丞相孫峻聞儉出兵。踰淮料知揚州空虛。乘間進攻壽春。再加諸葛誕亦出

安風津。向壽春進發。儉聞得此信。慌忙走還。欽父子孤軍無繼。也只得棄了項城。奔回壽春。背後忽有一人追呼道。文刺史何不暫留數日。乃如此急走呢。欽回顧來騎。乃是

尹大目。便罵他負爽舊恩。助師為逆。大目尚欲有言。欽竟彎弓欲射。大目且却且語道。罷了罷了。幸各努力。說畢即返。其實大目是有心曹氏。來報師目哭出。教他留守項城。

靜心待變。偏欽聞言不悟。竟致大目白走一遭。心粗膽怯 怎能成事至行近壽春。聞得城中已潰。無

家可歸。沒奈何投降孫峻去了。毋邱儉遁出項城。意欲南歸。被胡遵截殺一陣。部兵四散。乃北走慎縣。隨身已無一卒。獨至水草中暫憩。適為安風津民張屬所見。把他射死。獻

首軍前。儉子向未曾隨父。逃往新安。終被捕誅。尚有向子弟數人。亦奔投吳軍。吳軍方至橐皋。諸葛誕已入壽春。孫峻料已無及也。即引還。司馬師已平定淮南。即令誕都督揚

州自率大軍還都。甫抵許昌。目痛愈劇。一經朦朧。便見夏侯玄李豐張緝等。立在面前。自知性命不保。不能至洛。可巧司馬昭前來省疾。便即囑咐後事。語尚未畢。眼中一聲怪響。鮮血直流。頓致斃命。昭取得乃兄印綬。即總督人馬。上表討聞。魏主髦令昭留屯許昌。援應內外。昭詢諸中書侍郎鍾會。會勸昭回駐洛南。昭不待朝命。便即引歸。魏主髦無可奈何。只得使昭繼承兄職。嗣是大權復歸昭有了。也可謂兄終弟及了且說蜀將姜維探知司馬師已死。復議乘間伐魏。大將軍張翼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勸維守險自固。為休養計。維不肯依議。竟請准朝命。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率兵數萬。進兵枹罕。魏征西將軍郭淮已歿。由雍州刺史陳泰升任新刺史。姓王名經。輕率寡謀。引兵出拒。兩軍會戰。洮西。維令夏侯霸繞出經後。前後夾攻。經軍大敗。喪師無算。乃退保狄道城。維欲進攻。狄道張翼又諫阻道。大功已立。可止則止。若再行進兵。恐如畫蛇添足。將墮前功。維反恨他阻撓。驅軍徑進。魏征西將軍陳泰。夤夜往援。就狄道城東南山上。鳴鼓舉烽。張皇聲勢。再加克州刺史鄧艾也。受了朝旨。遷官安西將軍。領兵來助陳泰。維聞兩路兵到。急收兵退駐鍾隈。四次無功泰與鄧艾相會。置酒談兵。將佐畢集。俱謂蜀兵却退。未敢再來。艾獨笑說道。洮西方敗。彼必思乘勝再舉。是一當來攻。彼屯兵漢中。容易出發。且知我將易兵新。更思乘隙。是二當來攻。彼用船行。我從陸行。我勞彼逸。是三當來攻。狄道

隴西南安祁山皆為邊境。我須四處把守。彼得一路直進。是四當來攻。彼出南安隴西。可資羌穀。若出祁山。可就食隴麥。是五當來攻。我料他不出一年。就要前來了。知乙知彼百戰

勝百將佐始服。艾遠慮。交口稱善。艾往屯祁山。遂日練兵。專待敵至。越年魏主髦改元甘露。就是蜀漢後主禪。延熙十九年。蜀將姜維進位大將軍。又自鍾隄出兵。北向祁山。途中探得祁山有備。乃改趨南安。偏為鄧艾所料。引兵往據武城山。截住蜀兵去路。山勢險峻。蜀兵連攻不克。維又欲移攻上邽。檄令鎮西大將軍胡濟會師。就留夏侯霸屯武

城山。自率部眾。夤夜渡渭。潛向上邽進發。走至天明。見兩面山路崎嶇。不便馳驟。正在疑慮。前驅已返。報道此處名為段谷。谷後旗幟飄揚。恐有伏兵。維變色道。段谷名稱未佳。不知退師。遂掉頭回走。不料鄧艾却揮兵殺來。兜頭攔住。蜀兵已經心慌。更加道途逼窄。不能成列。被艾軍一陣截擊。殺得七零八落。維還望胡濟來援。那知待久不至。只好向前衝突。艾却縱兵兜圍。不令竄逸。維兵越戰越少。幸虜夏侯霸前來救應。纔得拔

出。姜維奔回漢中。這番姜維敗回。喪失甚多。實皆被鄧艾佔了先着。處處設防。所以維有此敗。第五次又嗣是蜀人怨維。維亦上表自貶。降為後將軍。仍行大將軍事。過了一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又起兵討司馬昭。於是吳蜀兩國亦各東西出兵。小子有詩嘆

道

陣雲擾擾起神州。未壹興圖戰不休。漢土三分數十載。可憐屍血滿江流。

欲知諸葛誕何故討昭。且看下回分解。

有曹操之廢伏后。乃有司馬師之廢張后。操廢后而止。至廢帝一事。留待其子曹丕。而師獨以一身兼之。既廢張后。復廢魏主芳。亂賊效尤。比前為甚。無怪後事之愈出愈亮。然使前無曹操父子。後亦必無司馬師兄弟。天鑒不遠。加倍相償。世人欲為子孫計。亦何勿稍留餘地乎。母邱儉等之討司馬師。史筆嘗嘉子之。然才不逮志。終致覆滅。儉子甸知討賊之義。而不能為父先驅。坐致赤族。文欽有子。似勝母邱。然子有勇而父無謀。其曷能濟。此所以倏起倏仆也。然天欲覆曹而生司馬氏。豈容母邱儉之討賊有成乎。

第九十九回

滿慈貫孫琳伏誅

竭忠貞王經死節

却說諸葛誕。駐節壽春。坐鎮揚州。他本與夏侯玄。鄧颺諸人。互相標榜。號為八達。至玄等夷滅。誕力不敵。司馬氏乃隱忍不發。及母邱儉等發難。復助司馬師平亂。因得代儉位置。且進封高平侯。加官征東大將軍。但自思王凌。母邱儉。相繼誅夷。恐不免再蹈覆轍。乃赦罪犯。蓄死士。散財贍眾。收結人心。且藉口防吳。更請添兵築城。為自固計。初志已出司馬昭方秉國政。頗有疑意。長史賈充。請借慰勞為名。遣使觀變。昭即使充至壽

母儉
儉下

春與誕相見。誕留充宴飲。與語時事。充用言探試。道洛中論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

誕不禁作色道。君非賈豫州嗣子麼。元保豫州刺史賈逵子世受國恩。奈何出此妄言。充慚沮道。

充不過將人言告公。誕不待詞畢。又厲聲道。洛中有變。我當效死報國。身為人先。何不與母

卹儉等同充已知誕意。飲罷告辭。返報司馬昭。并向昭獻議道。誕在揚州。頗得衆心。不

如徵令入都。免為後患。昭感眉道。恐誕未必肯來。充又說道。充亦知他未肯應召。但召

他不至。反速禍小。否則反遲禍大。願明公裁察。昭乃請旨。徵誕為司空。誕果然遲疑。且

見詔書中云。可將兵符。交與揚州刺史樂綝。更覺得樂綝從中傾軋。不由的憤嫉交乘。

當即帶領數百騎。徑赴揚州。佯言將奉詔入洛。與綝辭行。綝不知有詐。迎誕入廳。誕便

指揮騎士。一擁上前。嚇得綝逃至樓上。終被殺死。於是誕徵兵聚糧。準備起事。且遣長史

吳綱。送少子靚入質。東吳稱臣乞援。吳相孫峻驕淫無道。國人側目。司馬桓慮將軍孫

儀等。先後謀峻。俱被殺死。全公主與峻私通。往來日久。因前此譖害太子和。妹夫朱據

與妹朱公主。均有異言。據已敗死。惟妹尚存。全公主餘恨未消。竟誣妹與孫儀通謀。朱

公主復致坐死。是何戾氣出此。淫悍殘忍之婦人峻年未四十。惡貫滿盈。忽患心痛。自稱為諸葛恪所

擊。半日即斃。後事屬諸從弟孫琳。琳已為偏將軍。至是進任侍中。拜武衛將軍。領中外

諸軍事。驛騎將軍呂據。素嫉孫琳。遂與諸督將連銜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琳獨奏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九回 四十四 上海會文堂印行

調胤為大司馬。使他出鎮武昌。胤尚未行。據已由江都回來。使人告胤。共黜孫琳。琳得
知消息。遣從弟孫憲引兵禦據。且促胤即日赴鎮。胤不肯依言。反勒兵自衛。琳遂奏稱

胤謀反。率軍攻胤。將胤殺死。並夷三族。胤不自量力。死亦自取。據既失內應。復為孫憲所阻。害得

進退兩難。或勸據北行奔魏。據慨然道。我若為叛臣。有何面目對我先人。遂服毒自盡。

據為故大司馬呂範次子。自殺以後。由琳奏為叛首。亦夷三族。吳主亮下詔改元。號為

太平。亮嗣位時。改元建興。越二年。改元五鳳。五年。又改號太平。進琳為大將軍。封永康侯。琳從弟憲引兵還都。未

得陞遷。且見琳倨傲無禮。心甚怏怏。因與將軍王惇同謀誅琳。不幸事洩。惇即受誅。憲

亦自殺。過了一年。正值諸葛誕遣子入質。稱臣請救。琳方欲圖功耀威。當然樂從。便命

將軍全端全懌唐資等。與降將文欽父子領兵三萬。往救壽春。魏大將軍司馬昭聞得

諸葛誕起兵。急忙入宮面奏。逼令魏主髦親征。且請郭太后慈駕同行。挾天子并挾太

變郭太后及魏主髦不敢不從。當由昭調集大兵二十六萬。陸續東下。自擁兩宮車駕。

出屯邱頭。使鎮東將軍王基與安東將軍陳騫領兵十萬。進圖壽春。基等方至城下。吳

將全端全懌等已先入壽春城中。助誕固守。基揮兵圍城。再向司馬昭請兵十萬。把壽

春四面環住。圍得水洩不通。文欽等屢出犯圍。均被擊退。吳又遣將軍朱異率三萬人

至安豐。為壽春外援。魏亦令將軍石苞督同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等。擊敗朱

異異走報孫綝。綝乃大發士卒出屯錢里。仍使異同將軍丁奉、黎斐等引兵五萬再救壽春。異將輜重留屯都陸。自出黎漿。不意魏將石苞等又復殺來。異與戰失利。仍然失退。還有魏泰山太守胡烈潛引精兵五千。從間道繞出都陸。把朱異所留的輜重一炬成灰。異兵喪糧盡。不得已仍回見孫綝。綝怒責道：汝兩次失敗。何顏見我。異以魏兵勢大為辭。綝復叱道：再去決一死戰。不必向我饒舌。異答言有兵無糧。不能再往。綝拍案道：誰叫汝輜重被燬。到此還敢違我令麼。一。味。蠻。話。異尚欲再辯。綝竟拔劍起座。把異劈為兩段。異為東吳名將。驟被殺死。將士都有違言。綝自知支持不住。索性退歸吳都。適吳將全惲。兄子煒儀。因訟得罪。奉母奔魏。可巧司馬昭親來督攻。即收納煒等。且偽作煒書。囑煒從人齎送壽春。遞與全惲。書中大意。說是孫綝還都。責諸將救誕無功。罪及家族。因此奔魏逃命。惲得書惶急。即與全端帶領部眾出城降魏。壽春城內兵力益孤。誕部將蔣班。焦彝。勸誕背城一戰。誕又不從。二人料誕必敗也。出降魏軍。壽春自被圍後。差不多已有半年。勉強過了殘冬。糧食垂盡。誕屢次突圍。終不能脫。文欽向誕獻議。請將壯兵盡行驅出。但留吳兵與誕堅守。方可省食。誕不禁起疑。鈞說至再三。誕勃然大怒道：汝教我盡去壯軍。連我也好送死了。說着即拔刀砍死文欽。欽子文鸯。文虎。聞乃父被殺。當堂痛憤。便踰城奔投魏營。軍吏請按他前罪。一併加誅。司馬昭獨解

說道。欽敢叛國。應受族誅。但今却不應出此。欽子窮迫來降。若將他誅戮。反使城內守兵誓死拒我。豈不可慮。乃召入鴛虎二人。面加撫慰。更表為偏將軍。封關內侯。能收能放奸諂

不亞一面使騎士數百人。遠城大呼道。文欽子尚不見誅。反加封賞。汝等何不早降。同

受爵祿呢。守兵聽着。俱被誘動。往往絕城出降。昭乘勢攻城。一日一夜。便得登陴。殺入

城中。諸葛誕率親兵數百人。開城欲走。被魏司馬胡奮追及。一刀畢命。奮指揮部曲。將

誕親兵。一齊縛住。勸令投誠。誰知他都不肯降。殺一個。勸一個。隨勸隨殺。竟至殺盡。并

將諸葛誕全家誅戮。夷及三族。吳將唐咨降魏。惟偏將軍于詮。慨然太息道。大丈夫受

命行軍。不能救人。反甘屈節。我所不為。說罷。竟免冑突陣。致為亂軍所殺。可見吳大帝於地下司

馬昭安民已畢。查點吳兵。乞降不下一二萬人。或謂吳兵家小。盡在江南。將來必有他

變。不如坑死了事。昭搖首道。古時良將出師。全國為上。但教元惡殲除。何必多戮他人。

遂令降卒分布三河。聽令安處。拜唐咨為安遠將軍。咨以下有裨將數人。亦各予名位。

眾皆悅服。司馬昭子孫得為帝數年未始非這件陰功惟昭欲乘勝伐吳。由鎮東將軍王基諫阻。又聞蜀將

姜維復出漢中。乃留基都督揚州。自率大軍西歸。途次接得鄧艾軍報。乃是蜀兵已經

却退。昭得放心。還抵邛頭。奉着兩宮車駕。回到洛陽。羣臣又稱昭功德。應授榮封。魏主髦

乃令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尚推辭再四。方將成命收回。這且待後再表。且說吳

大將軍孫綝引兵還都。威名雖挫，驕橫如故。吳王亮年已十六，親攬政事。見綝專權好

殺，未免不平。往往因綝入朝，設詞問答。綝輒為所窘，乃托疾不朝。使弟據為威遠將軍。

入宮宿衛。恩為衛將軍。幹為偏將軍。闓為長水校尉。分屯諸營。為自固計。吳王亮嘗翻

閱舊案，得見朱公主死狀，疑有冤誣，乃召問全公主。全公主膽虛心怯，反謂朱公主罪

證。是由朱據二子熊損所言。熊已督虎林，損亦督外都。亮責他有心害母，立使將軍丁

奉賚詔賜死。損妻為孫峻妹，綝因上書諫阻。亮獨不從。全公主恐禍及己身，故意討好

亮前。敘述孫綝兄弟罪惡。被孫峻姦污有年，樂得借此出氣。亮遂與他謀誅孫綝。且引將軍劉承、密商

計畫。亮妃為全尚女。時已立為皇后。尚子紀為黃門侍郎。亮召入與語道：孫綝遇事專

擅，藐我太甚。若不早圖，必將及禍。卿父為中軍都督，煩為密告，叫他嚴整軍馬。我當親

率各營圍取孫綝。但切勿使卿母聞知。婦人不曉大事，且為綝從妹。倘或漏洩，貽誤非

輕。紀唯唯受教，出告父尚。尚素無遠慮，竟向妻孫氏漏洩。孫氏即使人報綝。但顧母家不顧夫族

婦人誤事，往往如此。綝聞報大怒，夜使弟恩襲執全尚，并在蒼龍門外誘殺劉承。然後引兵圍宮。

亮亦憤不欲生。上馬帶鞬，持弓欲出。且語近侍道：我為大帝嫡子，在位已五年，中外大

臣孰敢不從。賊綝敢這般放肆。也。是一近侍等向前攔住，極力諫阻。全后也已聞知。

與亮乳母一同趨至，牽住亮衣，不令外出。亮叱全后道：汝父糊塗，敗我大事。全后有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九回 四十六 上海會文堂印行

姿色更兼淚容滿面。令人生憐。惹得亮欲行又止。將弓擲地。一面使人召紀。紀對來使道。臣父奉召不謹。負上責甚。臣無顏再見陛下。說至此。竟拔劍自刎。可謂烈士使人當即返

報。亮不勝歎息。尚想設法解圍。那知孫綝敢作敢為。囑使光祿勳孟宗往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且列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被綝當場殺死。又遣中書郎李

崇帶兵入宮。奪取璽綬。迫亮夫婦出宮。由將軍孫耽押送就國。亮始終無法。只好挈眷

去訖。綝復徙全尚至零陵。全公主至豫章。尚在途中。又被綝使人刺死。獨不利全公主。莫非尚為亡兄

顧全私愛庶綝欲自立為主。恐眾情不服。商論典軍施正。正勸綝迎立琅琊王休。綝乃令宗

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入都。休嘗夢見乘龍上天。有首無尾。驚為奇事。是不得傳子之兆

至是啟行至曲阿。有老人于休前請道事。久變生願。大王速行。休乃兼程入都。留駐便

殿。孫恩奉璽綬三讓。乃受。即日登正殿嗣位。下令大赦。改元永安。孫綝自稱草莽臣。繳

還印綬節鉞。乞避賢路。死期將至。何必做作休特旨慰諭。命綝為丞相。荆州牧。恩。幹。闓。皆晉爵加

官。餘亦封賞有差。先是丹陽太守李衡因休徙封丹陽。見九十屢加侵侮。衡妻習氏勸

諫不從。休上書乞徙他郡。乃改遷會稽。至休入嗣位。衡懼休報怨。意欲奔魏。習氏復諫

道。君本布衣。荷蒙先帝拔擢。未曾報德。乃反虐待諸王。自貽嫌釁。一誤已足。奈何再

叛。主降虜呢。義正詞嚴衡皺眉道。今將奈何。習氏道。琅琊王素好聲名。當不至肆行報復。但

為君計。須先詣獄請罪。妾料君不但免禍。并可復官。衡聽了妻言。自詣建業。入獄待罪。

果然奉詔赦免。說他在君為君。不必多疑。仍令還郡治事。并加威遠將軍職銜。辛敬有

有妻並錄之 以示女界 後來衡欲治產。習氏又屢次加誠。但在武陵種橘千株。故卒得令終。惟孫

綝一門五侯。並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休陽示恩寵。內賞加防。綝嘗奉牛酒入宮。向休

上壽。休諫謝不受。綝乃持酒至張布府中。與布共飲。酒後觸起私忿。便向布直告道。我

前廢少主。朝臣多勸我自立。我為今上賢明。故迎他為君。今我奉酒上壽。反致見拒。莫

非疑我。不成。看來只好變計呢。布方超任左將軍。為休心腹。與綝別後。即入宮密報。休

很是不安。沒奈何。優給賞賜。過綝請求。無不勉從。綝伴請出屯武昌。調兵給仗。擅取武

庫兵器。將軍魏邈與衛士施朔。便入奏道。綝必將謀變。不可不防。休因急召張布密議。

布舉薦老將丁奉。可任大事。休乃再徵奉入宮。與謀誅逆。奉答道。丞相兄弟。支黨甚

多。不易猝制。好在臘日將到。大會羣臣。待綝入席。便可下手。內屬左將軍布。外屬老臣

便了。休聞言大喜。即囑布奉兩人。秘密行事。并令魏邈施朔為助。未幾已屆臘會。先一

夜。聞大風拔木。飛石揚沙。親一孫綝何干天 綝也覺驚心。托言有疾。不願赴會。偏中使

屢來敦促。只好應召。家人從旁勸阻。綝勃然道。朝命已至。何憚不往。萬一有變。可令府

中放火為號。我自當速歸。言訖遂行。到了朝堂。百官統皆待着。迺綝入殿。連吳主休亦

後漢通俗演義 卷十 第九十九回 四十七 上海會文堂印行

起座相迎。繃行過了禮，昂然高坐。當即開宴，聚飲酒至半酣。望見殿外濃烟冲起，即說言：「何處失火？」起座欲歸。休忙勸止道：「外兵甚多，何勞丞相出視？」繃不肯應命，離席便行。張

布舉杯一擲，便有武士突出，立將孫繃拏下。吳主休喝聲道：「斬！」繃慌忙跪叩道：「乞貸一死，願徙交州。」休叱道：「汝不徙滕胤、呂據等人，繃復碰頭道：「願沒為官奴。」休又叱道：「汝

何不使胤據為奴？」兩語甚妙布即將繃押出殿門，一刀斬訖，持首示眾道：「罪止孫繃，餘皆不

問。」殿內外聽了此言，俱肅靜無聲。俄而丁奉牽入孫恩、孫幹，亦由休叱令梟首。惟孫閔

乘船北走。由魏遼施朔追去，終得擒誅。孫繃兄弟家屬，一概駢戮。追奪孫峻官爵，剖棺

戮屍，改葬諸葛恪、滕胤等塚。廷臣或請為恪立碑，吳主休駁說道：「盛夏出師，徒喪士卒，

不可謂能受遺輔政。身死賊手，不可謂智。怎得無端立碑呢？」駁得甚是惟休妃為朱據女，母

即休姊朱公主。以男女為妻亦大特謬朱公主為峻所殺，埋屍石子崗，無從辨識。惟有老宮人尚

記主衣，再使兩巫至亂塚前禱祝。夜見有一婦人從岡上來，冉冉入塚，因即開驗。果如

宮人所言，乃得改葬。冊朱妃為皇后，立子羣為太子。羣讀如寧封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

皓弟德為錢塘侯，謙為永安侯。所有與謀誅繃諸將，如張布、丁奉等，並膺懋賞。江東乃

安。惟吳得誅逆臣孫繃，魏却反弒嗣主曹髦。下手是舍人成濟。主使費大將軍司馬昭

語似老史斷獄先是魏寧陵井中，兩現黃龍。羣臣上表稱賀。魏主髦獨歎息道：「龍為君象，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乃屈居井中。有何祥瑞可言。遂作潛龍詩以自諷云。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鱖鱉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這詩為司馬昭所聞。很是不悅。乃復陰圖廢立。每見魏主曹髦。輒用言譏嘲。惹得髦忍無可忍。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私下與語道。司馬昭居心巨測。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受廢辱。今當與卿共討此賊。經當即諫阻道。首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大權久歸司馬氏。內外公卿。俱為彼爪牙。不顧順逆。陛下宿衛空虛。甲兵單弱。如何能出討權臣。還乞慎重三思。髦憤然起座道。我已決意出討。雖死不懼。況未必遽死哩。說着。即從袖中取出詔書。投諸地上。自往永寧宮稟白太后去了。

太覺
自莽

王沈等踉蹌趨出。沈即語王經道。此事只好往白司馬公。免致同盡。業也以為然。獨王經不從。二人徑走告司馬昭。昭即通告中護軍賈充。叫他整兵防備。那魏主髦自永寧宮出來。竟不顧利害。但集殿中宿衛。及蒼頭官僮數百人。鼓噪出宮。自己拔劍并葦。當先押隊。直奔止車門。門外有屯騎校尉司馬佃。係是昭弟。當即引兵攔住。髦厲聲喝退。向前再行。方至南闕。見賈充帶着兵士數千。前來迎戰。髦呼喝不住。兩下竟廝殺起來。太子舍人成濟。頗有勇力。隨充軍前。便問充道。此事究應如何處置。充悍然道。司馬公

養汝何用。正為今日。濟復問道。當殺呢。當縛呢。充復答道。殺死便了。何必多問。濟遂挺

矛趨進。馳至輦前。鬣尚大喝。道我為天子。賊臣怎得無禮。濟並不答話。橫矛直刺。鬣用

劍招架。擋不住。成濟的長矛。霎時間。胸際受傷。撞落輦下。濟再順手一刺。及透背上。嗚

嗚畢命。這叫做變。齊當車自不量力。衛士僮僕等。統皆逃散。充竟往報司馬。昭假意大驚。自投地

上。太傅司馬。孚聞變。奔往。手枕鬣股。且哭且語。道陛下被弒。實由臣罪。身為太傅。不能

益何當下命從吏。棺殮鬣屍。昇入偏殿。司馬昭趨至殿中。召羣臣會議。百官皆至。獨陳泰

已為尚書僕射。在都不入。昭令泰舅荀顛往召。泰歎歎道。時人謂泰可比舅。今舅反。不

如泰呢。泰子弟俱勸泰一行。泰素服入朝。先至靈前。慟哭一番。然後見昭。昭佯為流涕

道。今日事該如何。解理。泰泣答道。獨斬賈充。稍可以謝天下。昭沈吟半晌。又復問道。再

思及次。泰朗聲道。只有此更進。何次可言。昭乃不復問。令左右為太后作詔。誣鬣忤

逆不孝。意圖弒母。宜廢為庶人。尚書王經。敢逢君惡。亦應重懲等語。當即使人至永寧

宮。迫令太后鈐印。即日頒發。詔却與司馬孚等。聯銜。請用王禮葬鬣。吾誰欺。欺天子。惟拘王經

全家入獄。經尚有老母。亦被囚繫。經因向母叩謝道。不孝子累及慈親。奈何奈何。母反

破涕為笑。道。人誰不死。但恐死不得所。今因此併命。死亦何恨呢。比滂母更勝一籌。越日。王經

全家就誅。滿城士民。無不淚下。司馬昭見人心未死。乃歸罪成濟。派兵收捕。濟不肯就

全家就誅。滿城士民。無不淚下。司馬昭見人心未死。乃歸罪成濟。派兵收捕。濟不肯就

拘。裸體登屋。醜詆司馬昭。把他主使賈充。及所有弒君陰謀和盤說出。却是痛快但嗣法何故從逆經兵士四面放箭。濟無從逃避。當然射倒。臨死尚罵不絕口。昭竟夷濟三族。小子有詩歎道

王經報主甘從死。成濟弒君亦受誅。等是身家遭絕滅。流芳遺臭兩懸珠。

欲知嗣立何人。且至下回續表。

孫綝出救諸葛誕。棄師而歸。猶且驕橫如故。安能久存。吳王亮若能濡忍以待。則如休之所為。未必不能為之。蓋綝之懷逆。與司馬昭相同。而才力之不逮昭也遠甚。昭父兄累建功勳。為人畏服。綝無是也。昭之智不讓父兄。傾動內外。朝臣俱受彼牢籠。綝又無是也。綝兄孫峻作惡多端。及身幸得免誅。而綝則喪師辱國。眾怨交乘。梓而去之。固易事耳。亮所托非人。因致失敗。非綝之不易誅也。魏主髦幽莽從事。彷彿孫亮。亮且不能誅綝。髦亦安能誅昭。南闕遇弒。莫非其自取耳。惟王經見危授命。始則進諫。繼則抗逆。身雖被戮。名獨流芳。而經母亦含笑就刑。賢母忠臣。並傳千古。以視成濟之為虎作倀。亦夷三族。其相去為何如乎。

第一百回

失蜀土漢宗絕祀

篡魏祚晉室開基

却說司馬昭既誅成濟。遂議另立嗣君。決迎燕王宇子璜為魏主。使長子中壘將軍司

馬夫。行中護軍事。持節至永次縣常道鄉。迎璜入都。璜為常道鄉公。年方十五。既入洛陽。即至永寧宮。謁過太后。登殿嗣位。更名為奐。改號建元。進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

錫禮。昭仍然固辭。何必是年。故漢獻帝夫人曹節病歿。追諡為獻穆皇后。喪葬禮儀。皆

依漢朝故例。特筆書此以誌曹女之猶不忘漢越年。又命司馬昭晉爵。昭謙讓如故。又越年十月。洮陽

遞入軍報。乃是蜀姜維復為大將軍。出兵攻魏。昭令安西將軍鄧艾。過意嚴防。先是蜀

漢主禪。延熙二十一年。改元景福。正值魏兵出攻壽春。蜀將姜維欲乘虛北伐。特率數

萬人。通道駱谷。進攻長城。此長城係是縣名非秦所修築之長城魏安西將軍鄧艾。與長城都督司馬望。堅

壁拒維。相持不下。及魏平壽春。司馬昭還師。維乃引還。是補前四未詳之闕但自姜維執掌軍政。主

張北伐。至此已經過六次。差不多是連年興師。蜀民當然愁苦。中散大夫譙周。曾作仇

國論諷維。維尚無回意。尚書令陳祗。與中常侍黃皓。在內用事。擾亂國政。已而祗死。後

主禪用僕射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嗣且進厥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命

侍中樊建為尚書令。厥本義陽人。曾任丞相府中令史。諸葛亮常稱為良士。瞻即亮子。

得尚公主。位兼勳親。但兩人素性慎重。未能力除黃皓。獨樊建不與皓往來。皓累承寵

眷。蒙蔽後主。伐異黨同。右將軍闕宇。與皓親善。皓欲黜去姜維。以宇為代。維察知陰謀。

入白後主道。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陛下速誅此人。後主笑答道。皓一趨走小臣。有

何能為從前董允嫉皓。朕常以為過甚。卿幸勿介意。說着復呼皓出謝。姜維維不便多

言。當即趨出。好一個和事天子至景耀五年。維又欲伐魏。車騎將軍廖化勸阻不從。退語親屬

道。兵不戢。必自焚。伯約姜維字恐難述此語呢。上語本左傳智既未優。力又未足。乃用兵無厭。

何以自存。果然維進攻洮陽。前鋒夏侯霸。中箭陣亡。維與鄧艾交戰。侯和城下。又復失

利。只得退還。姜維七伐中原至此繞了羅氏漢義恣入計賺王雍一回稱作八伐不知何指黃皓遂乘間進讒。請令闔宇代維。

後主雖未依言。心下却有疑意。維在途中。得知消息。乃自請種麥。沓中。不復還都。纔閱

兩月。即得魏人窺蜀消息。上表後主。請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督領兵馬。出鎮陽

平關。及陰平橋頭。防備不虞。後主接得此表。乃與黃皓計議。皓覆奏道。這又是姜維貪

功。故有此表。臣料蜀中天險。魏人亦未必敢來。陛下如尚懷疑。都中有一師巫。能知未來。

可傳旨問明。後主遂令皓往問師巫。未幾返報。謂巫已請得神言。說是陛下後福無窮。

何來外寇。全是搗鬼後主信以為真。樂得耽情酒色。坐享太平。所有姜維表文。置諸不理。適

有都鄉侯胡球妻賀氏。美麗絕倫。因入宮朝見皇后。被留經月。方許還家。球疑賀氏與

後主私通。竟呼家卒至賀氏前。用履撻面。差不多有數十百下。看官試想。好好一張俏麗

兒。能禁得這般躑躅麼。球侯家卒撻罷。將妻驅出。可憐賀氏哭哭啼啼。竟至宮中面訴

冤情。後主見他面目青腫。不禁大怒。立命左右拘球下獄。飭有司從重定讞。讞文有云。

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罪當棄市。於是琰處斬。時人因琰罪輕法重。越生疑議。遂致輿情失望。怨謗交乘。後主似癡聾一般。全無知覺。且自姜維上表後。過了半年。並不見魏兵入境。益覺得黃皓忠誠。遠過姜維。誰知霹靂一聲。震動全蜀。魏兵竟三路殺到。勢如破竹。管教那巖疆失守。全蜀淪亡。魏大將軍司馬昭。因蜀人屢次犯邊。意欲遣客入蜀。刺死姜維。從事中郎荀勗道。明公當堂堂整整。出師討蜀。奈何令刺客西行。無名無望呢。說得司馬昭躍然心動。遂擬大舉攻蜀。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鍾會竭力贊成。昭即令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部署人馬。再使鄧艾為征西將軍。與會並進。艾以蜀未有警。屢陳異議。昭遣主簿師纂為艾司馬。再三勸勉。艾無奈奉命。本非情願已為從文埋根約閱數月。鍾會已籌足餉械。便統率十餘萬人。分從駱谷斜谷子午谷直趨漢中。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入沓中。牽掣姜維。再令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往武衛橋頭。絕維歸路。三路魏兵同時出發。又由昭遣廷尉衛瓘持節監軍。瓘行過幽州。由刺史王戎出迎。與瓘宴敘席間。談及行軍得失。戎與語道。道家有言。為而不恃。可見得成功不難。保守為難呢。瓘復述參軍劉實微言。謂鍾鄧二人必能破蜀。但皆不得生還。戎微笑道。我意亦然。君應守秘密。且看將來。瓘乃盡興而去。從前劉先主手定漢中。曾在陽平關外。分置邊戍。嚴防外寇。至姜維用事。謂不如斂兵聚穀。退守漢壽。及漢樂二城。

較為簡省。寇若攻關，勢難遽拔。待他糧盡引還，可由諸城並出搏擊。自足殲敵等語。後

主依議施行。因將各邊戍撤退，惟飭將軍傅會守住關隘。王含、蔣斌分戍漢樂二城。外

不守撤屯引敵，這是姜維第一失計。此次鍾會進兵，遂得長驅無阻，直達陽平關下。自督諸軍攻關，使前

將軍李輔與護軍荀愷各率萬人往圍漢城樂城，使他隔絕不通。陽平關本來險峻，守

將傅會扼住關口，任憑鍾會有十萬大軍，一時總難飛越。惟會恐寡不敵衆，忙遣使飛

報成都，乞師相助。未幾來了一個蔣舒，本為武興軍督，由後主調他助會。會意在堅守，

舒偏要出戰，兩人各執一是。結果是會仍守關，舒出迎敵。誰料舒出關以後，竟向魏營

乞降，反引魏先鋒胡烈同來叩關。會在關上俯矚，明明是蔣舒還軍，當然開關接入。關

門甫開，魏兵如潮湧進，亂殺守兵。會始知為舒所賣，下關格鬪，力殺魏兵數十人。自己

身受重傷，血滿袍鎧。當下用劍擬頭，忍痛力揮一道忠魂，往尋乃父傅彤去了。父子同

節足光關已入魏，鍾會率隊進關，得了許多糧草甲仗，很是喜慰，便即犒賞軍士。就在

關上休息一宵。越日得李輔荀愷軍報，乃是漢樂二城已經歸降。會就放膽前進，行經

定軍山，忽見陰雲布合，愁霧迷濛，幾乎連前面路徑都不可辨。會亟問降將蔣舒道：山上

有無神廟？舒答言：並無廟宇，只有蜀故丞相諸葛亮墓。全蜀將士怪不待陰雲愁慘會恍然道：諸葛

公遺惠及民，理應致祭，遂謹備牲醴，親往墓前禱祀。且誓言入蜀以後，決不妄殺一人。

待至禱畢。雲霧徐開。然後再進。後主聞漢中失守。急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及輔國大

將軍董厥領兵拒魏。

遲了

且遣使向吳求援。一面下令大赦。改景耀六年為炎興元年。

姜維尚在沓中。聞得魏兵進攻。慌忙調兵抵禦。可巧鄧艾引兵殺到。便與對壘。相持了

好幾日。忽由探馬來報。漢中失守。傅僉戰死。維大驚道。漢中一失。我無歸路。只好速退。

罷。當下拔寨齊退。行至彊川口。後面追兵又至。維無心戀戰。且鬪且走。喪失部兵多人。

將抵陰平。後有探馬走報。道魏將諸葛緒進據橋頭。截我去路。維聞言。沉吟想命。軍士

改向北行。揚言將截擊緒。後緒果為所給。退兵三十里。四面窺探。並無蜀軍。那知維已

還向橋頭。趨回劍閣去了。蜀將廖化、張翼、董厥等奉命拒魏。正與姜維相遇。維謂劍閣

險阻。必可固守。不如併力扼住。待敵糧盡退歸。再可規復漢中。廖化等也以為然。遂合

兵同至劍閣。依險分屯。果然鍾會兵至。無隙可乘。就是鄧艾諸葛緒一齊趨集。也是屢

攻不克。徒費奔波。會知難欲退。偏鄧艾冒險進取。引兵自行。惟諸葛緒仍與會合軍。會

因艾不受節制。遷怒及緒。密奏緒畏懦無功。竟將他檻車送歸。所有緒兵三萬人。悉歸

會管轄。會且留攻劍閣。專探鄧艾消息。艾却率領部曲。就陰平僻道。趨入前面。都是

叢山峻嶺。渺無人跡。艾不顧艱險。勒令軍士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到了危崖峭壁。的

地方。却用氈裹住身體。先滾下去。將士等不敢落後。如法遵行。及至無氈可裹。各用繩

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

父不久即死何苦為此

遂次尚有二廢壘虛無一人。艾指示將佐道。

此間空壘尚存。想諸葛孔明在日。定必派兵把守。今已廢置。是天使我成功了。及行近

江油。路漸平坦。總計所經路險。約有七百餘里。部衆在途傷亡。亦不下數千人。自是有

進無退。只好拚死殺入。江油守將馬遵。漫不加防。一聞艾兵已到城下。嚇得魂飛膽落。

慌忙開城迎降。蜀衛將軍諸葛瞻。方守涪城。聞得江油被陷。忙調兵抵禦。尚書郎黃崇。

勸瞻急出據險。瞻因兵尚未集。不便遽出。纔閱兩日。魏兵已將險要佔去。眼見得涪城

難守。不得已退保縣竹。艾令子忠及司馬師纂。引兵追瞻。被瞻一鼓擊退。還見鄧艾。報

稱敵未可擊。艾大怒道。存亡利害。在此一舉。若非冒死進擊。難道還有生路麼。忠與纂

乃復馳去。與瞻再戰。這番接仗。與前次迥不相同。魏兵俱懷死志。銳不當瞻。正慮招架

不住。偏又有大隊殺來。乃是鄧艾自來接應。兩軍殺至日暮。蜀兵四散。瞻與尚書黃崇。

並皆陣亡。瞻子尚。年將弱冠。登城遙望。見父瞻陷入陣中。不禁慟哭道。我父子荷國重

恩。應該効死。只恨朝廷不早斬黃皓。致有此禍。今我父已死。我何生為。遂策馬殺出。格

斃魏兵數名。也即捐軀。

父死忠子死孝不
愧為武侯子孫

艾遂殺入縣竹城。守兵盡潰。縣竹距成都。只

百餘里。敗報早發。夕至。急得後主禪束手無策。忙召朝臣商議。或謂宜東出奔吳。或謂

且避往南中七郡。惟光祿大夫譙周。謂不如降魏。後主遲疑未決。流涕還宮。

何不叫師
亞遠敵

是時吳太后與梁王理皆早歿。晉王永徙封甘陵。不在都中。餘如張后及太子璿等。毫無主見。只有在旁陪淚。忽有一人趨入道。如果勢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

城一戰。同死社稷。方好見先帝於地下。奈何遽欲出降呢。後主煎着。乃是第五子北地

王劉諶。劉禪庸主不意有此奇克原來後主有七子。長名璿。已立為太子。次為安定王瑤。又次為西

河王琮。時已去世又次為新平王璿。第五子就是北地王諶。六子珣。封新興王。七子璩。封上

黨王。諶最號英明。故有此諫。後主怒說道。童子何知也。來多言。諶大哭道。先帝創業艱

難。一旦拱手讓入。豈不可惜。諶寧死不受辱呢。後主將他叱退。俄而燕周復入報。道魏

兵將到城下。陛下若依臣言。還可保全爵祿。必無他虞。臣願至魏營力爭。決不使陛下

罹災。後主聽到此語。心下稍寬。總教性命可保何惜屈膝乃使周繕就降表。與侍中張紹。駙馬都尉

紹良。同赴艾營請降。艾方至雒城。得表大喜。答書有微子歸周。當為上賓等語。因遣紹

良持書返報。自率部兵徑詣成都。後主面縛輿輓。出城降艾。艾令焚輓釋縛。好言撫慰。

仍令還宮安民。是日北地王劉諶。挈妻子至昭烈廟中。哭拜一番。起拔佩劍。先殺妻子。

然後自殺。雖死猶生漢至此乃亡。總計蜀漢自先主開基。稱帝三年。後主禪嗣。位四十年。合

得四十三年。蜀詳蜀漢歷數三漢共二十六主。總計得四百六十九年。再加一筆鄧艾既入

成都。禁止將士擄掠。獨收銅黃皓。意欲加誅。皓賂艾左右。終得免死。奈何不誅此豎艾依東漢

鄧禹故事。承制拜後主為車騎將軍。太子諸王各有封職。但使後主馳書劍閣。飭令姜維降魏。維聞諸葛瞻敗死。還援成都。行至郫縣。接得後主敕書。躊躇多時。乃令部兵還降鍾會。就是廖化張翼董厥諸將亦皆維同降。將士統皆憤激。拔刀斫石。尚欲與魏兵決一死戰。經維密為曉示。方隨至會營。會素聞姜維才名。開營迎入。莞然笑語道。伯約來此何遲。維流涕道。維不能保主。本當一死。因聞將軍仁明英武。故不惜來降。今日至此。尚為太速呢。會聽了此語。忙起握維手。引置上座。與談心腹。并使維依舊領兵。維自然暗喜。遂導會至涪城駐紮。會聞艾恃功專斷。心甚不悅。艾又上書司馬昭。請乘勝伐吳。并封降王劉禪父子。使吳人望風畏服云云。昭表封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獨未肯遽從。艾請特檄監軍衛瓘論艾。叫他事須先報。不得專行。艾奮然道。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何妨專命。艾惟知春秋大義。怎得無端牽制呢。說得瓘無詞可答。走白鍾會。蜀將姜維得此知信。便進語鍾會道。公自入蜀以來。算無遺策。今反位出艾下。已伏內疑。維聞陶朱沼吳。泛舟絕迹。張良破楚。碎釜全身。公何不上效古人。保功立名呢。故意反激會笑答道。君言錯了。我年強任。何能行此。維接口道。公若不願高蹈。憑公智力。何事難為。無煩老夫陳策了。明是過他謀反會乃屏去左右。與維議定秘謀。即與衛瓘聯名上書。白艾反狀。司馬昭既防鄧艾。復防鍾會。先請魏主下詔。囚艾解京。一面使鍾會進兵成都。一面令賈充

將兵入斜谷。自奉魏主出屯長安。

才貴遇鍾會

會接到詔救便欲麾兵直進。維急勸會

道。艾若拒公。必且勞動兵戈。不如先遣監軍衛瓘前去收艾。然後進兵不遲。會極口稱

善。立遣衛瓘引兵百騎往拘鄧艾。自率全軍繼進。瓘却也乖巧。明知前去收艾。危險異

常。他却就夜間馳往成都。待曉入城。托言有要事密商。竟至鄧艾臥室中。艾尚高卧未

起。瓘竟叱從兵將艾縛住。艾子忠起身入問。亦為所執。因厲聲大喊道。奉詔收鄧艾父

子。餘皆不問。當下牽艾父子入檻車。待至艾部眾齊集。意欲阻撓。偏城外已由鍾會大軍

一擁直入。眾乃不敢再動。聽鍾會處置。會入城諭眾。各守專職。但派遣將吏將艾父子押

送洛陽。忽由魏廷頒到哀詔。乃是郭太后病亡。會乘機謀變。佯召諸將舉哀。驅置一室。

待至哀畢。突從懷中取出一紙。向眾宣言道。太后有遺詔頒來。使會入討司馬昭。諸將

問昭有何罪。會拔劍置案道。南闕弒君罪狀昭然。諸君如甘心從逆。請試吾劍。眾皆驚

愕。勉強應命。會却將諸將錮在室中。不准私出。獨衛瓘詐稱有疾。得居外廡。會因瓘手

下無兵。許令自由。復與維密議起兵。使為先驅。維一口應承。但言諸將未服。不可不防。

會即舉劍示維道。有此物在。何必多憂。維大喜趨出。往報後主禪道。願陛下忍辱數日。

便可使社稷復安。日月重明了。那知漢祚已終。不能再挽。纔隔一宵。就起變端。魏護軍

胡烈亦被錮禁室中。獨子淵尚在外面。烈使親兵出外取食。囑他寄語。偽言鍾會已作

變。烈亦被錮禁室中。獨子淵尚在外面。烈使親兵出外取食。囑他寄語。偽言鍾會已作

大坑并辦就大杖數千。將驛眾盡死坑中。淵聞語大驚。傳告諸軍。一夕皆徧到了日中。由淵擊鼓召眾。頃刻便集至萬人。殺入殿中。會方與姜維共坐內殿。密商出兵事宜。驀聞殿外有鼓譟聲。會驚起道。莫非是外兵變亂麼。維答說道。就使有變。一擊便了。語尚未畢。亂兵已經趨入。會急拔劍出禦。忽被一箭射着。倉猝倒地。維尚欲救會。忽覺心痛難當。乃仰天大呼道。我計不成。豈非天命。說至此。就舉劍自刎。須臾畢命。人定不能勝天亂兵

將會殺死。再剖維腹。膽大如卵。並皆咋舌。於是乘勢殺掠。騷擾全城。胡烈等也穿屋馳出。一同行兇。不但姜維家屬盡遭屠戮。甚至蜀太子璿。及蜀將數人也為所害。蜀民死

亡無數。積屍盈途。

想是百姓應該遭劫

還虧衛瓘出來彈壓。好幾日纔得平安。鄧艾舊部將吏飛

騎追艾。幸得相遇。忙將艾父子放出檻車。仍向成都回來。將至緜竹。見有一彪軍馳至。

艾仔細審視。先驅為部將田續。當即拍馬相迎。續忽手起一刀。將艾劈落馬下。艾子忠

向前救父。又被續順手殺死。看官。這是何因。原來續前起陰平。畏難不進。被其叱辱一

番。心中記恨。此次為衛瓘所遣。叫他襲殺鄧艾父子。免得艾還蜀報讎。續只說是奉詔

誅逆。無人敢抗。當即持首還報。既而賈充入蜀。遂將後主禪等。共徙洛陽。蜀臣惟秘書

令卻正。及殿中督張通。隨禪北行。司馬昭已奉主回洛。待禪到來。封他為安樂公。昭遂

禪與宴。命奏蜀樂。卻正等並皆感傷。禪乃嬉笑自若。昭乃語賈充道。此人可謂無心。就

使諸葛亮尚存亦難保護何況是一姜維呢乃復問禪道頗思蜀否禪答道此間樂

不思蜀了安樂公名稱其實待至宴畢禪辭別回郤卻正入語道主公前次失言倘他日再如

前問應流涕相答說是先人墳墓遠在蜀中怎能不思禪點首記着後來果由昭再問

禪依卻正言答昭只苦一時無淚乃閉目作態昭忽問道此語何似卻正所言禪開目

驚視道誠如尊命昭不禁失笑左右亦吃吃有聲禪乃惘然苦退但亦得使人不疑安

享餘生至晉泰始七年方纔病終倒也活得六十有五歲這且攔遇不提試人試福且說吳

主休嗣位六年因蜀使告急曹遣大將軍丁奉向壽春偏將丁封孫異向沔中為蜀聲

援嗣聞蜀已入魏乃令各軍退回惟心中不能無憂奄忽成疾猝致不起遂召丞相濮

陽興入宮囑咐後事休已不能言但握住興手使太子靈出拜算是托孤的遺命是夕

遂歿興却與左將軍張布商議謂蜀已新亡勢將及吳太子靈年尚幼弱恐難保國不

如迎立烏程侯皓較為得計布也即贊成遂入宮稟白朱后朱后是一柔順的女流潛

然答道我一寡婦人何知大慮但憑卿等裁決罷了掃道尚柔此處似因柔召福但誤在興布不能為朱氏答興等

趨出便迎皓嗣位改年元興當即為休發喪奉葬定陸追諡休為景皇帝皓為休從

子既已入嗣休位例應尊休后朱氏為太后且羣臣已將太后璽綬送入宮中偏皓將

璽綬奪還但號朱氏為景皇后獨崇諡父和為文皇帝尊庶母何姬為太后封休子靈

為豫章王。勒令就國。立妃滕氏為后。係是故衛將軍滕胤族女。父名牧。得封高密侯。拜衛將軍。初次頒發優旨。如發倉廩。賑貧乏。放宮女。出苑禽等事。倒還有些賢明。後來驕淫不道。沈湎酒色。丞相興與將軍和。未免生悔。輪流進諫。醋竟目為怨謗。殺斃兩人。尋

且逼死朱后。及后二子。殘虐如此。怎得久存。那魏大將軍司馬昭。平蜀有功。始受封相

國晉公。及九錫典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又請加封。昭為晉王。昭亦直受不

辭。至此已無庸做作了一班趨炎附勢的臣僚。就將禪讓的典禮。爭先呈入。昭因東吳未平。還想

少待。唯命長子炎為副相國。百官又趁勢逢迎。表進炎為撫軍大將軍。越年。為魏主曹

奐。咸熙二年。昭已立炎為世子。復進稱太子。未幾。昭死。炎嗣為相國。晉王。還魏司徒何

曾為晉丞相。令驃騎將軍司馬望。為晉司徒。魏主奐名為人君。早與傀儡無異。左右侍

臣。無一非司馬氏爪牙。好容易在位六年。還是司馬昭不肯受禪。纔得遷延時日。無非

曹及奕承父爵。不肯再緩端的。要帝制自為了。與曹丕何異是年秋季。襄武縣中。報稱有

大人出現。身長三丈餘。逆長三尺二寸。白髮黃巾。拄杖自呼道。我乃民王。傳語兆民。國

運將改。從此太平。言訖不見。真耶何曾等遂推為晉瑞。向炎勸進。炎佯為推辭。偏朝臣

已逼令魏主。就南郊築受禪壇。擇於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日。禪位。轉眼間。已是屆期。

百官至晉王府前。請炎受禪。炎居然戴冕旒。服袞衣。乘輦出來。由大眾擁至南郊。下

車登壇。早有黃門官捧着皇帝璽綬。敬謹上獻。災接受後。當燔柴告天。一如魏受漢禪故事。真好報應禮畢還朝。御殿受賀。國號晉。改元泰始。廢魏主奐為陳留王。即日徙居金墉

城。奐含淚別去。太傅司馬孚拜辭故主。流涕歎歎道。臣年老將死。尚不失為大魏純臣。

哩。自稱自贊未幾又徙奐至鄴城。直至晉太安元年壽終。追諡為元皇帝。廢主曹芳由齊王

降封為邵陵公。歿時追諡為厲。餘如魏氏諸王皆降封為侯。魏歷五王而亡。獨吳至太康元年。方為晉滅。事見晉史演義中。漢事已完。墨乾筆禿。小子祇有絕詩兩首。作為

本編的煞尾聲。詩曰

春陵起義漢重光。後嗣昏庸又致亡。贏得蜀中延一綫。誰知官豎且貽殃。

婦寺原為亂國媒。羣雄擾攘亦堪哀。試看兩漢同三國。多少兵民付劫灰。

姜維才不逮諸葛。而欲與魏爭勝。連歲出師。致民勞苦。不可謂非失計。然如後主之昏愚。親小人。遠賢臣。就使維不伐魏。蜀亦寧能久存乎。況維聞魏人窺蜀。

即表請遣將守險。而為一黃皓所誤。卒至魏兵三路長驅直入。是咎在黃皓。於維無尤也。劍閣守險。鍾會屢攻不克。而鄧艾從陰平進兵。直趨涪城。諸葛瞻

不依黃崇之議。讓敵深入。猝至戰死。是咎在諸葛瞻。於維亦無尤也。成都雖危。

尚堪背城借一。後主寧從譙周。不從北地王。謀面縛出降。坐喪蜀土。是咎在

後主於維更無尤也。至大勢已去。維尚詐降鍾會。意圖規復。乃不幸失敗。一死謝國。維之報主。至矣盡矣。天不祚蜀。何維之足尤乎。若夫司馬氏之篡魏。實為天道之循環。不有曹操父子之作俑於前。何有司馬昭之效尤於後。故篡魏者晉。實則魏自誥之也。而晉之亡。當於晉史中尋其源。姑不贅云。

